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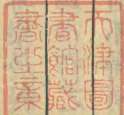


文史通義卷第七

外篇二

會稽章學誠

永清縣志 皇言紀序例



史之有紀肇於呂氏春秋十二月紀司馬遷用以載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蓋春秋之舊法也厥後二十一家迭相祖述體肅例嚴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則多惑於地理類書之例不聞有所遵循是則振衣而不知挈領詳目而不能舉綱宜其散漫無章而失國史要刪之義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國自有史書然正月必係周王魯史必稱周典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盡在於魯是也蓋著承業所由始也後世郡縣雖在萬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門次類畧無規矩章程豈有當於周官外史之義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見列國之書不得自擅必稟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則撰志諸家不明史學之過也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呂氏十二月令但名爲紀而司馬遷班固之徒則稱本紀原其稱本之義司馬遷意在紹法春秋顧左氏公穀專家各爲之傳而遷則一人之書更著書表列傳以爲之緯故加紀以本而明其紀之爲經耳其定名則倣世本之舊稱班固不達其意遂併十志而題爲本志然則玄傷之不加本稱者特以表稱年表傳稱列傳與本紀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單名故強配其數而不知其有害於經紀緯傳之義也古人配字雙單往往有之如七畧之方稱經方淮南子論稱書論之類不一而足惟無害於文義乃可爲之耳至於例以義起方志撰紀以爲一書之經當矣如亦從史而稱本紀則名實混淆非所以尊嚴國史之義也且如後世文人所著詩文有關當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紀體而亦稱恭紀以致尊崇於義固無害也若稱本紀則無是理矣是則方志所謂紀者臨本書之表傳則體爲經對國史之本紀則又爲緯矣是以著紀而不得稱本

焉

遷固而下本紀雖法春秋而中載詔誥號令又雜尚書之體至歐陽脩撰新唐書始用大書之法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此則可謂善於師春秋者矣至於方志撰紀所以備外史之拾遺存一方之祇奉所謂循堂楹而測太陽之照處牖隙而窺天光之通期於慎輯詳誌無所取於春秋書事之例也是以恭錄

皇言冠於首簡與史家之例互相經緯不可執一例以相拘焉大哉王言出於尚書王言如絲出於禮記蓋三代天子稱王所以天子之言稱王言也後世以王言承用據爲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後王亦人臣之尊凡稱天子詔誥亦爲王言此則拘於泥古未見其能從時者也夫尚書之文臣子自稱爲朕所言亦可稱誥後世尊稱既定於一則文辭必當名實相符豈得拘執古例不知更易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是以易王言之舊文稱

皇言之鴻號庶幾事從其質而名實不淆

勅天之歌載於謨典而後史本紀惟錄詔誥蓋詩歌抒發性情而詔誥施於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當也至於方志之體義在崇奉所尊於例不當別擇前總督李衛所修畿輔通志首列

詔諭

宸章二門於義較爲允協至永清一縣密邇畿南固無

特頒詔諭若牽連諸府州縣及統該直隸全部則當載入通志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內遂冒錄以入書如有

恩賜鑽通賑恤則事實恭登

恩澤之紀而

詔諭所該者廣是亦未敢越界而書惟是

覃恩愷澤裒賸地封固家乘之光輝亦邑書之弁冕是以輯而紀之
御製詩章止有水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錄
詔諭之後以志雲漢光華云爾

永清縣志 恩澤紀序例

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朱子以謂言爲尚書之屬事爲春秋之屬其說似矣顧尚書之例非盡紀言而所謂紀事之法亦不盡於春王正月一體也周官五史之法詳且盡矣而記注之書後代不可盡詳蓋自書與春秋而外可參考者汲冢周書似尚書竹書紀年似春秋而已然而穆天子傳獨近起居之注其書雖若不可盡信要亦古者記載之法經緯表裏各有所主初不拘拘尚書春秋二體而卽謂法備於是亦可知矣三代而後細爲官史若漢武禁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三

中起居注馬后顯宗起居注是也大爲時政若唐貞觀政要周顯德日歷是也以時記錄歷朝起居注是也蒼粹全書梁太清以下實錄是也蓋人君之德如天晷計躡測璣量圭度法制周遍乃得無所闕遺是以周官立典不可不詳其義而禮言左史右史之職誠廢一而不可者也

紀之與傳古人所以分別經緯初非區辨崇卑是以遷史中有無年之紀劉子元首以爲譏班書自敘稱十二紀爲春秋考紀意可知矣自班馬而後列史相仍皆以紀爲尊稱而傳乃專屬臣下則無以解於穆天子傳與高祖孝文諸傳也今卽列史諸帝有紀無傳之弊論之如人君行蹟不如臣下之詳篇首敘其靈徵篇終斷其大畧其餘年編月次但有政事以爲志傳之綱領而文勢不能更及於他則以一經一緯體自不可相兼故也誠以春秋大旨斷

之則本紀但其元年卽位以至大經大法足爲事目於義愜矣人君行事當參以傳體詳載生平冠於后妃列傳之上是亦左氏之傳以惠公元妃數語先經起事卽屬隱公題下傳文可互證也但紀傳崇卑分別已久君臣一例事理未安則莫若一帝紀終卽以一帝之傳次其紀後如鄭氏易之以象傳彖辭附於本卦之後之例且崇其名曰大傳而不混列傳則名實相符亦似折中之一道也方志紀載則分別事言統名以紀蓋所以備外史之是正初無師法春秋之義例以是不可議更張耳

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

職官選舉入於方志皆表體也而今之編方志者則曰史有百官志與選舉志是以法古爲例定以鴻名而皆編爲志斯則迂疎而寡當者矣夫史志之文職官詳其制度選舉明其典則其文或倣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四 浙江書局補刻

周官之經或雜記傳之體編之爲志不亦宜乎至於方志所書乃是歷官歲月與夫科舉甲庚年經事緯足以爽豁眉目有所考索按格而稽於事足矣今編書志之體乃以知縣典史教諭訓導之屬分類相從遂使乾隆知縣居於順治典史之前康熙訓導次諸雍正教諭之後其有時事後先須資檢閱及同僚共事欲考歲年使人反覆披尋難爲究竟虛占篇幅不知所裁不識何故而好爲自擾如斯也夫人編列傳史部鴻裁方志載筆不聞有所規從至於職官選舉實異名同乃欲巧爲附依此永州鐵鑪之步所以致慨於千古也

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注謂數其現在之官位則官職姓名於古蓋有其書矣三百六十之官屬而以從政記數之登書竊意亦必有法焉周譜經緯之凡例恐不盡爲星歷一家之用也

劉向

以譜與歷合爲一家歸於術數而司馬遷之稱周譜班固百官公

卿表叙例全爲志體而不以志名者知歷官之須乎譜法也以周

官之體爲經而以漢表之法爲緯古人之立法博大而不疎概可

見矣

東京以還僅有職官志而唐宋之史乃有宰輔表亦謂百職卿尹

之不可勝收也至於專門之書官儀簿狀自兩漢以還代有其編

而列表編年宋世始多其籍司馬光百官公卿表百五十卷之類亦見歷官紀數之

書每以無文而易亡也至於方州記載唐宋匾壁題名與時湮沒

其圖經古制不復類聚官人非闕典歟元明以來州縣志書往往

存其歷任而又以記載無法致易混淆此則不可不爲釐正者也

或謂職官列表僅可施於三公宰輔與州縣方志一則體尊而例

嚴一則官少而易約也若夫部府之志官職繁多而尺幅難竟如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五

皆表之恐其易經而難緯也上方年月爲經首行官階爲緯官多布格無容處也夫立例不

精而徒爭於紀載之難約此馬班以後所以書繁而事闕也班史

百官之表卷帙無多而所載詳及九卿唐宋宰輔之表卷帙倍增

而所載止畫於丞弼非爲古書事簡而後史例繁也蓋以班分類

附之法不行於年經事緯之中宜其進退失據難於執簡而馭繁

也按班史表列三十四官格止一十四級或以沿革並注首篇相

丞相奉常或以官聯共居一格大行令大鴻臚同格左馮翊京兆尹同格之類篇幅簡而

易省事類從而易明故能使流覽者按簡而無復遺逸也苟爲統

部列表則督撫提鎮之屬共爲一格布按巡守之屬共爲一格其

餘以府州畫格府屬官吏同編一格之中固無害也及撰府州之

志卽以州縣各占一格亦可不致闕遺是則歷官著表斷無窮於

無例可通况縣志之固可一官自爲一格歟

姓名之下注其鄉貫科甲蓋其人不盡收於政畧注其首趾亦所以省傳文也無者闕之至於金石紀載他有所徵而補收於志卽以金石年月冠之不復更詳其初仕何年去官何月是亦勢之無可如何者耳至於不可稽年月而但有其姓名者則於經緯列表之終橫列以存其目亦闕疑俟後意云爾

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

選舉之表卽古人賢書之遺也古者取士不立專科與賢出長輿能出治舉才卽見於用人卽見於事兩漢賢良孝秀與夫州郡辟署事亦見於紀傳不必更求選舉之書也隋唐以來選舉既專資格愈重科條繁委故事相傳選舉之書纍然充棟則舉而不必盡用用而不必盡見於事舊章故典不可求之紀傳之中而選舉之文乃爲史志之專篇矣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志家之載選舉不解年經事緯之法率以進士舉人貢生武選各分門類又以進士冠首而舉貢以次編於後於是一人之由貢獲舉而成進士者先見進士科年再搜鄉舉時代終篇而始明其入貢年甲焉於事爲倒置而文豈非複沓乎間有經緯而作表者又於旁行斜上之中注其實以列傳之體而作年表乃元人撰遼金史之弊法虛占行幅而又混眉目不識何所取乎此也

史之有表乃列傳之敘目名列於表而傳無其人者乃無德可稱而書事從畧者也其有立傳而不出於表者事有可紀而用特書之例也今撰志者選舉職官之下往往雜書一二事實至其人之生平大節又用總括大畧編於人物名宦條中然後更取傳誌全篇載於藝文之內此云詳見某項彼云已列某條一人之事複見疊出而能作表者亦不免於表名之下更注有傳之文何其擾而

不精之甚歟

表有有經緯者亦有不可以經緯者如永清歲貢嘉靖以前不可稽年甲者七十七人載之無格可歸刪之於理未愜則列敘其名於嘉靖選舉之前殿於正德選舉之末是春秋歸餘於終而易卦終於未濟之義也史遷三代世表於夏泄而下無可經緯則列敘而不復縱橫其體是亦古法之可通者矣

永清縣志士族表序例 各國而錄天下天下之大由合人而志之表士族蓋出古法非創例也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杜子春注系世若諸侯卿大夫系本之屬是也書曰平章百姓鄭康成曰百姓謂羣臣之父子兄弟平章乃辨別而章明之也先王錫土分姓所以尊人治而明倫敘者莫不由此故欲協和萬邦必先平章百姓典墓重矣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七

士亦民也詳士族而畧民姓亦猶行古之道也周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眾寡三年以大比與一鄉之賢能夫民賤而士貴故夫家眾寡僅登其數而賢能爲卿大夫者乃詳世系之牒是世系之牒重於戶口之書其明徵也近代方志無不詳書戶口而世系之載閭爾無聞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

夫合人而爲家合家而爲國合國而爲天下天下之大由合人爲家始也家不可以悉數是以貴世族焉夫以世族率齊民以州縣領世族以司府領州縣以部院領司府則執簡馭繁天下可以運於掌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也有世臣之謂也州縣之書苟能部次世族因以達於司府部院則倫敘有所聯而治化有所屬矣今修志者往往留連故蹟附會桑梓而譜牒之輯闕然

是則所謂重喬木而輕世家矣

譜牒掌之於官則事有統會人有著籍而天下大勢可以均平
今大江以南人文稱盛習尚或近浮華私門譜牒往往附會名賢
侈陳德業其失則誣大河以北風俗簡樸其人率多椎魯無文譜
牒之學闕焉不備往往子孫不誌高曾名字間有所錄荒畧難稽
其失則陋夫何地無人何人無祖而偏誣偏陋流弊至於如是之
甚者牒不掌於官而史權無統之故也

或謂古人重世家而其後流弊至於爭門第魏晉而後王謝崔盧
動以流品相傾軋而門戶風聲賢者亦不免於存軒輊何可爲訓
耶此非然也吏部選格州郡中正不當執門閥而定銓衡斯爲得
矣若其譜牒掌於曹郎令史則固所以防散佚而杜僞託初非有
弊也且郎吏掌其譜系而吏部登其後良則清門鉅族無以可以
出長無能可以出治者將激勸而爭於自見矣是亦鼓舞賢才之
一道也

查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八

史遷世表但紀三五之淵源而春秋氏族僅存杜預之世譜於是

史家不知氏族矣歐陽宰相世系似有得於知幾之寓言

史通書志篇欲

立氏族志然意存商榷非劉本旨

第鄧州韓氏不爲宰相以退之之故而著於篇

是亦創例而不純者也魏收官氏與鄭樵氏族則但紀姓氏源流
不爲條列支系是史家之表系世僅見於歐陽而後人又不爲宗
法母亦有鑒於歐陽之爲例不純乎竊惟網羅一代典籍浩繁所
貴持大體而明斷足以決去取乃爲不刊之典爾世系不必盡律
以宰相而一朝右族聲望與國相終始者纂次爲表篇帙亦自無
多也標題但署爲世族又何至於爲例不純歟劉歆曰與其過而
廢也毋寧過而存之其是之謂矣

正史旣存大體而部府州縣之志以漸加詳焉所謂行遠自邇登

高自卑州縣博收乃所以備正史之約取也或曰州縣有大小而陋邑未必盡可備譜系則一縣之內固已有士有民矣民可計戶口而士自不虞無系也或又曰生員以上皆曰士矣文獻大邦懼其不可勝收也是則量其地之盛衰而加寬嚴焉或以舉貢爲律或以進士爲律至於部府之志則或以官至五品或至三品者爲律亦自不患其蕪也夫志之載事如鑑之示影也徑寸之鑑體具而微盈尺以上形之舒展亦稱是矣未有至於窮而無所置其影者也

州縣之志盡勒譜牒矣官人取士之祖貫可稽檢也爭爲人後之獄訟可平反也私門不經之紀載可勘正也官府譜牒之訛悞譜牒之在可借讎也借私家之譜較官譜借他縣之譜較本縣皆可也清濁流品可分也媻睦孝友可勸也凡所以助化理而惠士民者於此可得其要畧焉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九

先王錫土分姓以地著人何嘗以人著地哉封建罷而人不土著矣然大朝郡望問謝而知爲陽夏問崔而知爲清河是則人戶以籍爲定而坊表都里不爲虛設也至於梅里鄭鄉則又人倫之望而鄉里以人爲隱顯者也是以氏族之表一以所居之鄉里爲次焉

先城中一縣所主之地也次東次南而後西鄉焉北則無而闕之記其實也城內先北街而後南街方位北上而南下城中方位有定者也四鄉先東南而後西北禹貢先青兗次揚荆而殿梁雍之指也然亦不爲定例就一縣之形勢無不可也

凡爲士者皆得立表而無譜系者闕之子孫無爲士者不入而昆弟則非士亦書所以定其行次也爲人後者錄於所後之下不復詳其所生志文從畧家譜自可詳也寥寥數人亦與入譜先世失

考亦著於篇蓋私書易失官譜易存急爲錄之庶後來可以詳定
茲所謂先示之例焉耳

私譜自敘官階封贈訛謬甚多如同知通判稱分府守備稱守府
猶徇流俗所稱也錦衣千戶則稱冠帶將軍或御前將軍或稱金
吾則鄙倍已甚使人不解果爲何官也今並與較明更正又譜中
多稱省祭官者不解是何名號今仍之而不入總計官數云

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

史部要義本紀爲經而諸體爲緯有文辭者曰書曰傳無文辭者
曰表曰圖虛實相資詳畧互見庶幾可以無遺憾矣昔司馬氏創
定百三十篇但知本周譜而作表不知溯夏鼎而爲圖遂使古人
之世次年月可以推求而前世之形勢名象無能蹤蹟此則學春
秋而得其譜歷之義未知溯易象而得其圖書之通也夫列傳之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十

需表而整齊猶書志之待圖而明顯也先儒嘗謂表闕而列傳不
得不繁殊不知其圖闕而書志不得不冗也嗚呼馬班以來二千
年矣曾無創其例者此則窮源竟委深爲百三十篇惜矣

鄭樵圖譜之畧自謂獨得之學此特爲著錄書目表章部次之法
爾其實史部鴻裁兼收博采並存家學以備遺忘樵亦未能見及
此也且如通志紀傳悉仍古人反表爲譜改志稱畧體亦可爲備
矣如何但知收錄圖譜之目而不知自創圖體以補前史之所無
以此而傲漢唐諸儒所不得聞寧不愧歎又樵錄圖譜自謂部次
專則易存分則易失其說似矣然今按以樵之部目依檢前代之
圖其流亡散失正復與前不甚相遠然則專家之學不可不入史
氏鴻編非僅區區著於部錄便能保使無失也司馬遷有表而周
譜遺法至今猶存任宏錄圖

鄭樵云任宏校兵書有而漢家儀制書有圖其法可謂善矣

魏晉已不可考則爭於著錄之功小創定史體之功大其理易明也

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猶可補綴於文辭史不立圖而形狀名象必不可旁求於文字此耳治目治之所以不同而圖之要義所以更甚於表也古人口耳之學有非文字所能著者貴其心領而神會也至於圖象之學又非口耳之所能授者貴其目擊而道存也以鄭康成之學而憑文字以求則娑尊詁爲鳳舞至於鑿背之犧既出而王肅之義長矣以孔穎達之學而就文義以解江源出自岷山至金沙之道既通而緬志之流遠矣此無他一則困於三代圖亡一則困於班固地理無圖學也地理志自班固始故專責之雖有好學深思之士讀史而不見其圖未免冥行而擗墮矣

唐宋州郡之書多以圖經爲號而地理統圖起於蕭何之收圖籍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十

浙江書局補刻

是圖之存於古者代有其書而特以史部不收則其力不能孤行於千古也且其爲體也無文辭可以誦習非纂輯可以約收事存專家之學業非文士所能史部不與編摩則再傳而失其本矣且如三輔黃圖元和圖志今俱存書亡圖是豈一朝一夕故耶蓋古無鐫木印書圖學難以摩畫而竹帛之體繁重則又難家有其編馬班專門之學不爲裁定其體而後人溯流忘源宜其相率而不爲也解經多舛而讀史如迷凡以此也

近代方志往往有圖而不聞可以爲典則者其弊有二一則逐於景物而山水摩畫工其繪事則無當於史裁也一則厠於序目凡例而視同弁髦不爲繫說命名釐定篇次則不可以立體也夫表有經緯而無辭說圖有形象而無經緯皆爲書志列傳之要刪而流俗相沿苟爲悅人耳目之具矣則傳之既久欲望如三輔黃圖

元和圖志之猶存文字且不可得而况能補馬班之不建成史部之大觀也哉

圖體無經緯而地理之圖則亦畧存經緯焉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縣界始釋名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地理之求經緯尚已今之州縣輿圖往往卽楮幅之廣狹爲圖體之舒縮此則丹青繪事之故習而不可入於史部之通裁也今以開方計里爲經而以縣鄉村落爲緯使後之閱者按格而稽不爽銖黍此圖經之義也

永清縣志建置圖序例

周官象魏之法不可考矣後世三輔黃圖及洛陽宮殿之圖則都邑宮室之所由倣也建章宮千門萬戶張華遂能歷舉其名鄭樵以爲觀圖之效而非讀書之效是則建制之圖所係豈不重歟朱子嘗著儀禮釋宮以爲不得其制則儀節度數無所附著蓋古今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七

宮室異宜學者求於文辭而不得其解則圖闕而書亦從而廢置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城邑衝解壇壝祠廟典章制度社稷民人所由重也不爲慎著其圖則後人觀志亦不知所向往矣遷固以還史無建置之圖是則元成而後明堂太廟所以紛紛多異說也

邵子曰天道見乎南而潛乎北是以人知其前而昧其後也夫萬物之情多背北而向南故繪圖者必南下而北上焉山川之向背地理之廣袤列之於圖猶可北下而南上然而已失向背之宜矣廟衝解之建置若取北下而南上則簷額門扉不復有所安處矣華亭黃氏之雋執八卦之圖乾南居上坤北居下因謂凡圖俱宜南上者是不知河洛先後天圖至宋始著誤認爲古物也且理數之本質從無形而立象體當適如其本位也山川宮室以及一

切有形之物皆從有象而入圖必當作對面觀而始肖也且如繪人觀八卦圖其人南面而坐觀者當北面矣是八卦圖則必南下北上此則物情之極致也無形之理如日臨簷分寸不可逾也有形之物如鑿照影對面則互易也是圖繪必然之勢也彼好言尚古而不知情理之安則亦不可以論著述矣

建置所以志法度也制度所不在則不入於建置矣近代方志或入古蹟則古蹟本非建而置之也或入寺觀則寺觀不足爲建置也舊志之圖不詳經制而繪八景之圖其目有曰南橋秋水三塔春虹韓城留角漢廟西風西山疊翠通鎮鳴鐘靈泉鼓韻雁口聲離命名庸陋構意勉強無所取材故志中一切削去不留題詠所以嚴史體也且如風月天所自有春秋時之必然而強叶景物附會支離何所不至卽如一室之內曉霞夕照旭日清風東西南北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三

觸類可名亦復何取而今之好爲題咏喜競時名日異月新逐狂罔覺亦可已矣

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

史遷爲河渠書班固爲溝洫志蓋以地理爲經而水道爲緯地理有定而水則遷徙無常此班氏之所以別溝洫於地理也顧河自天設而渠則人爲遷以河渠定名固兼天險人工之義而固之命名溝洫則考工水地之法井田澮畎所爲專隸於匠人也不識四尺爲洫倍洫爲溝果有當於瓠子決河碣石入海之義否乎然則諸史標題仍馬而不依班非無故矣

河爲一瀆之名與江漢淮濟等耳遷書之曰河渠蓋漢代治河之法與鄭白諸渠綴合而名未嘗及於江淮汶泗之水故爲獨蒙以河號也宋元諸史概舉天下水利如汴洛漳蔡江淮圩閘皆存其

制而其目亦爲河渠且取北條諸水而悉命爲河不曰汴而曰汴

洛河之類

則幾於飲水而忘其源矣水經稱諸水無以夫以一瀆

之水概名天下穿渠之制包羅陂閘雖曰命名從古未免失所變

通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儻以水爲統名而道存制度標

題入志稱爲水道不差愈乎永定河名

聖祖所錫渾河蘆溝古已云然題爲河渠是固宜矣然減水啞吧

諸水未嘗悉入一河則標以水道而全縣之水皆可概其中矣

地理之書畧有三例沿革形勢水利是也沿革宜表而形勢水利

之體宜圖俱不可以求之文辭者也遷固以來但爲書志而不繪

其圖是使讀者記誦以備發策決科之用爾天下大勢讀者瞭然

於目乃可豁然於心今使論事甚明而行之不可以步豈非徇文

辭而不求實用之過歟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十四

地名之沿革可以表治而水利之沿革則不可以表治也蓋表所
以齊名目而不可以齊形象也圖可得形象而形象之有沿革則
非圖之所得概焉是以隨其形象之沿革而各爲之圖所以使覽
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禹貢之紀地理以山川爲表而九州疆界
因是以定所至後儒遂謂山川有定而疆界不常此則舉其大體
而言之也永定河形屢徙往往不三數年而形勢卽改舊觀以此
定界不可明也今以村落爲經而開方計里著爲定法河形之變
易卽於村落方里表其所經此則古人互證之義也

志爲一縣而作水之不隸於承清者亦總於圖此何義耶所以明

水之源委而見治水者之施功有次第也班史止記西京之事而

地理之志上溯禹貢周官亦見源委之有所自耳然而開方計里

之法沿革變遷之故止詳於承清而不復及於全河之形勢是主

賓輕重之義濱河州縣皆倣是而爲之則修永定河道之掌故蓋秩如焉

永清縣志六書例議

史家書志一體古人官禮之遺也周禮在魯而左氏春秋典章燦著不能復備全官則以依經編年隨時錯見勢使然也自司馬八書孟堅十志師心自用不知六典之文遂使一朝大典難以綱紀後史因之而詳畧棄取無所折衷則弊之由來蓋已久矣

鄭樵嘗謂書志之原出於爾雅彼固特著六書七音昆蟲草木之屬欲使經史相爲經緯此則自成一家之言可也若論制作備乎官禮則其所謂六書七音名物訓詁皆本司徒之屬所謂師氏保氏之官是其職矣而大經大法所以綱紀天人而敷張王道者爾雅之義何足以盡之官禮之義大則書志不得係之爾雅其理易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十五

浙江書局補刻

見者也

宇文倣周官唐人作六典雖不盡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而牛宏劉昫之徒不知挈其綱領以序一代之典章遂使會要會典之書不能與史家之書志合而爲一此則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古今載籍合則易存分則難恃如謂掌故備於會要會典而史中書志不妨意存所重焉則漢志不用漢官爲綱領而應劭之儀殘闕不備晉志不取晉官爲綱領而徐宣瑜之品

徐氏有晉官品

亡逸無存

其中大經大法因是而不可窺其全體者亦不少矣且意存所重一家私言難爲典則若文章本乎制作存乎官守推而至於其極則立官建制聖人且不以天下爲己私也而載筆之士又安可以己之意見爲詳畧耶

書志之體宜畫一而史家以參差失之列傳之體本參差而史家

以畫一失之典章制度一本官禮體例本截然也然或有天官而無地理或分禮樂而合兵刑不知以當代人官爲綱紀其失則散列傳本乎春秋原無定式裁於司馬畧示區分抑揚咏歎予奪分合其中有春秋之直筆亦兼詩人之微婉難以一概繩也後史分別門類整齊先後執泥官閹錯銖尺寸不敢稍越其失則拘散也拘也非著作之通裁也

州縣修志古者侯封一國之書也吏戶兵刑之事具體而微焉今無其官而有吏是亦職守之所在掌故莫備於是治法莫備於是矣且府史之屬周官具書其數會典亦存其制而所職一縣之典章實兼該而可以爲綱領惟其人微而縉紳所不道故志家不以取裁焉然有入境而問故舍是莫由知其要是以書吏爲令史首領之官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卽綱紀掌故之史也可以得修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七

志之要義矣
今之州縣繁簡異勢而掌故令史因事定制不盡皆吏戶兵刑之六曹也然就一縣而志其事卽以一縣之制定其書且舉其凡目而愈可以見一縣之事勢矣案牘簿籍無文章而一縣之文章則必考端於此常人日用而不知耳今爲挈其綱領修明其書使之因書而守其法度因法而明其職掌於是修其業而傳授得其人焉古人所謂書契易而百官治胥是道也

或謂掌故之書各守專官連牀架屋書志之體所不能該是以存之會典會要而史志別具心裁焉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周官挈一代之大綱而儀禮三千不聞全入春官司馬法六篇不聞全入夏官然存宗伯司馬之職掌而禮兵要義可以指掌而談也且如馬作天官而太初歷象不盡見於篇籍也班著藝文而劉歆七畧

不盡存其論說也史家約取掌故以爲學者之要刪其與專門成書不可一律求詳亦其勢也既不求詳而又無綱紀以統攝之則是散漫而無法也以散漫無法之文而欲部次一代之典章宜乎難矣

或謂求掌故於令史而以吏戶兵刑爲綱領則紀表圖書之體不可復分也如選舉之表當入吏書河道之圖當入工書充類之盡則一志但存六書而已矣何以復分諸體也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古人著書各有義類義類既分不可強合也司馬氏本周譜而作表然譜歷之書掌之太史而旁行斜上之體不聞雜入六典之中蓋圖譜各有專書而書志一體專重典章與制度自宜一代人官爲統紀耳非謂專門別爲體例之作皆雜其中乃稱櫛括也且如六藝皆周官所掌而易不載於太卜詩不載於太師然三易之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七

名未嘗不見於太卜而四詩之目則又未嘗不著於太師也是其義矣

六卿聯事交互見功前人所以有冬官散在五典之疑也州縣因地制宜尤無一成之法如丁口爲戶房所領而編戶烟冊乃屬刑房以烟冊非賦丁而立意在詰奸也武生武舉隸兵部而承辦乃在禮房以生員不分文武皆在學校而學校通於貢舉也分合詳畧之閒求其所以然者而考之何莫非學問耶

永清縣志政畧序例

近代志家以人物爲綱而名宦鄉賢流寓諸條標分爲目其例蓋創於元明之一統志而部府州縣之國別爲書亦用統志類纂之法可謂失其體矣夫人物之不當類纂義例詳於列傳首篇名宦之不當收於人物則未達乎著述體裁而因昧於權衡義理者也

古者侯封世治列國自具春秋羊舌肸晉春秋墨子所引燕春秋則君臨封內元

年但奉王正而已至封建罷而郡縣守令承奉詔條萬里之外亦

如畿內守土之官甘棠之咏召公鄭人之歌子產馬班循吏之傳

所以與時為升降也若夫正史而外州部專書古有作者義例非

無可繹梁元帝有丹陽尹傳隋志凡十卷賀氏有會稽太守贊唐志凡二卷

唐人有成都幕府記唐志凡二卷起貞元訖咸通皆取莅是邦者注其名蹟其

書別出初不與廣陵烈士傳華隔撰見隋志會稽先賢傳謝承撰見隋志益部耆

舊傳陳壽撰見隋志猥雜登書是則棠陰長吏與夫梓里名流初非類附

雲龍固亦事同風馬者也敘次名宦不可與鄉賢同為列傳非第

客主異形抑亦詳畧殊體也長吏官於斯土取其有以作此一方

輿利除弊遺德在民即當尸而祝之否則學類顏曾行同連惠於

縣無補志筆不能越境而書亦其理也如其未仕之前鄉評未允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十六 浙江書局補刻

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苟為一時循良便紀一方善政吳起殺妻而

效奏西河於志不當追既往也黃霸為相而譽減潁川於志不逆

其將來也以政為重而他事皆在所輕豈與斯土之人原始要終

而編為列傳者可同其體制歟

舊志於職官條下備書政蹟而名宦僅占虛篇惟於姓名之下注

云事已詳前而已是不但賓主倒置抑亦未辨於褒貶去取全失

春秋之據事直書也夫選舉為人物之綱目猶職官為名宦之綱

目也選舉職官之不計賢否猶名宦人物之不計崇卑例不相侔

而義實相資也選舉有表而列傳無名與職官有表而政畧無誌

觀者依檢先後責實循名語無褒貶而意具抑揚豈不可為後起

者勸耶

列傳之體縟而文政畧之體直而簡非載筆有殊致蓋事理有宜

然也列傳包羅鉅細品藻人物有類從如族有分部如井變化不拘易之象也敷道陳謨書之質也抑揚咏嘆詩之旨也繁曲委折禮之倫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本義也其人倫之鑒盡事物之理懷千古之志擷經傳之舄發爲文章不可方物故馬班之才不盡於本紀表志而盡於列傳也至於政畧之體義取謹嚴意存補救時世拘於先後紀述要於經綸蓋將峻潔其體可以臨莅邦人冠冕列傳經緯錯綜主在樞紐是固難爲文士言也

古人有經無緯之書大抵名之以畧裴子野取沈約宋書而編年稱畧亦其例也而劉知幾譏裴氏之書名畧而文不免繁斯亦未

達於古人之旨黃石淮南

黃石公三畧淮南子要畧

諸子之篇也張溫魚豢

二史畧魚豢典畧

史冊之文也其中亦有謨畧之意何嘗盡取節文爲義

歟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五

循吏之蹟難於志鄉賢也治有賞罰賞罰出而恩怨生人言之不齊其難一也事有廢興廢興異而難易_碑昔之互視其難二也官有去留非若鄉人之子姓具在則蹟遠者易湮其難三也循吏悃悃無華巧宦善於緣飾去思之碑半是愧辭頌祝之言難徵實蹟其難四也擢當要路載筆不敢直道移治鄰封瞻顧豈遂無情其難五也世法本多顧忌人情成敗論才偶遭望悞彈章便謂其人不善其難六也舊志記載無法風塵金石易湮縱能粗舉大凡歲月首趾莫考其難七也知其難而不敢不卽聞見以存其涯畧所以窮於無可如何而益致其悞爾

列傳首標姓名次敘官閥史文一定之例也政畧以官標首非惟賓主之理宜然抑亦顧名思義之旨不可忽爾舊志以知縣縣丞之屬分類編次不以歷官先後爲序非政畧之意故無足責也

傳者對經之稱所以轉授訓詁演繹義蘊不得已而筆之於書者也左氏彙萃寶書詳具春秋終始而司馬氏以人別爲篇標傳稱列所由名矣經旨簡嚴而傳文華美於是文人沿流忘源相率而撰無經之傳則唐宋文集之中所以紛紛多傳體也近人有謂文人不作史官於分不得撰傳夫以繹經之題逐末遺本折以法度彼實無辭而乃稱說史官罪其越俎使彼反唇相譏以謂公穀非魯太史何以亦有傳文則其人當無說以自解也且使身爲史官未有本紀豈遽可以爲列傳耶此傳例之不可不明者也

無經之傳文人之集也無傳之經方州之志也文集失之豔而誣方志失之短而俗矣自獲麟絕筆以來史官不知百國寶書之義州郡掌故名曰圖經歷世既久圖亡而經孤傳體不詳其書遂成章氏遺書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三十一

瓠落矣樂史寰宇記襲用元和志體而名勝故蹟畧存於點綴其後元明一統志遂以人物列女名宦流寓諸目與山川祠墓分類相次焉此則地理專門畧具類纂之意以供詞章家之應時取給爾初不以是爲重輕者也謂若疎欲去一統志之人物門此說似是其實此等亦自無傷古人亦不盡廢也蓋此等處原不關正史體裁也州縣之志本具一國之史裁而撰述者轉用一

統類纂之標目豈曰博收以備國史之約取乎

列傳之有題目蓋事重於人如儒林循吏之篇初不爲施孟梁邱龔黃卓魯諸人而設也其餘人類之不同奚翅什百倍蓰而千萬必欲盡以二字爲標題夫子亦云方人我則不暇矣歐陽五代一

史盡人皆畧其品目豈所語於春秋經世聖人所以議而不斷哉方州之志刪取事畧區類以編觀者索然如窺點鬼之簿至於名

賢列女別有狀誌傳銘又爲分裂篇章別著藝文之下於是無可

奈何但增子注此云詳見某卷彼云已列某條復見疊出使人披閱爲勞不識何故而好爲自擾也此又志家列傳之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近代之人據所見聞編次列傳固其宜也伊古有人已詳前史錄其史傳正文無所更易抑亦馬班遞相刪述而不肯擅作聰明之旨也雖然列史作傳一書之中互爲詳畧觀者可以周覽而知也是以陳餘傳中并詳張耳之蹟管晏政事備於太公之篇其明驗也今旣裁史以入志猶仍列傳原文而不採史文之互見是何以異於鏗彼舟痕而求我故劍也

史文有訛謬而志家訂正之則必證明其故而見我之改易初非出於不得已也是亦時世使然故司馬氏通鑑考異不得同馬班之自我作古也至於史文有褒貶春秋以來未有易焉者也乃撰志者往往採其長而諱所短則不如勿用其文猶得相忘於不覺也志家選史傳以入藝文題曰某史某人列傳矣按傳文而非其史意也求其所刪所節之故而又無所證也是則欲諱所短而不知適以暴之矣

史傳之先後約畧以代次否則屈賈老莊之別有命意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教也比興於是存焉爾疏通知遠尚書之教也象變亦有會焉爾爲列傳而不知神明存乎人是則爲人作自陳年甲狀而已矣

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

列女之傳傳其幸也史家標題畧目之傳儒林文苑忠義循良及於列女之篇莫不以類相次蓋自蔚宗伯起以還率由無改者也第儒林文苑自有傳家忠義循良勒名金石且其人不數見見

冕人倫

人人不乏事輪軒遠而難採輿論習而爲常不幸

不值其時或值其時而託之非人雖有高行奇節歸於草木同萎豈不惜哉永清舊志列女姓氏寥寥覆按其文事實莫考則託非其人之效也舊志留青而後新編未輯以前中數十年畧無可紀則值非其時之效也今茲博採廣詢備詳行實其得與於列傳茲非其幸歟幸其遇所以深悲夫不遇者也

列女之名仿於劉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學使爲丈夫則儒林之選也蔡琰著其才使爲丈夫則文苑之材也劉知幾譏范史之傳蔡琰說甚謬而後史奉爲科律專書節烈一門然則充其義例史書男子但具忠臣一傳足矣是之謂不知類也永清列女固無文苑儒林之選然而夫死在三十內行年歷五十外中閨懿處亦必滿三十年不幸夭亡亦須十五年後與夫四十歲外律令不得不如是爾婦德之賢否不可以年律也穆伯之死未必在敬姜三十歲前杞梁妻亡未必去戰莒十五年後也以此推求但覈真僞不復拘歲年也州縣之書密邇而易於徵實非若律令之所包者多不得存限制者也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五

遷固之書不著列女非不著也巴清敘於貨殖文君附著相如唐山之入藝文緹縈之見刑志或節或孝或學或文磊落相望不特揚敞之有智妻買臣之有愚婦也蓋馬班法備尚存左國餘風不屑屑爲區分類別亦猶「皓君平之不標隱逸鄒枚嚴樂之不署文苑也李延壽南北二史同出一家北史仍魏隋之題特著列女南史因無列女原題乃以蕭矯妻羊以下雜次孝義之篇遂使一卷之中男女無所區別又非別有取義是直謂之繆亂而已不得

妄託於馬班之例也至於類族之篇亦是世家遺意若王謝崔盧

孫曾支屬越代同篇王謝崔盧本史各分朝代而李氏合為一處也又李氏之寸有所長

不可以一疵而掩他善也今以列女之篇自立義例其牽連而及

者或戚姑年邁而有懿德或子婦齒穉而著芳型並援劉向之例

劉向之例列女乃羅列女行不拘拘為節烈也姑婦相附又世家遺意也一併聯編所謂人棄而我取

者也其或事係三從行詳一族雖是貞節正文亦為別出門類如

氏守節而歸義門列傳之類庶幾事有統貫義無枝離不拘拘以標題為繩猶

得春秋家法是又所謂人合而我分者也

范史列傳之體人自為篇篇各為論全失馬班合傳師法春秋之

比事屬辭也馬班分合篇次具有深意非如范史之取足成卷而已故前漢書於簡帙繁重之處寧分上中下而仍為

一篇不肯分其至於列女一篇敘例明云不專一操矣自敘云錄其高秀不

專一操而已乃雜次為編不為分別置論他傳往往一人事畢便立論斷破壞體裁此處當分反無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論抑何相反而各成其悞耶今志中列傳不敢妄意分合破體而

作論贊惟茲列女一篇參用劉向遺意列傳不拘一操每人各為之贊各為論列

抑亦詩人咏嘆之義云爾其事屬平恒義無特著則不復綴述焉

太史標題不拘繩尺傳首直稱張延尉李將軍之類蓋春秋諸子以意命篇之遺

旨也至班氏列傳而名稱無假借矣范史列傳皆用班傳書法而

列女一篇章首皆用郡望夫名既非地理之志何以地名冠首又

非男子之文何必先出夫名是已有失列女命篇之義矣當云某氏某郡

某人之妻不當云某郡某人妻某也至於曹娥叔先雄二女又以孝女之稱揭於其

上何蔚宗之不憚煩也篇首既標列女曹昭不聞署賢母也蔡琰

不聞署才女也皇甫不聞稱烈婦也龐氏不聞稱孝婦也是則娥

雄之加藻飾又豈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之旨乎末世行文至

有敘次列女之行事不書姓氏而直以貞女節婦二字代姓名者

何以異於科舉制義破題人不稱名而稱聖人大賢賢者時人之
例乎是則蔚宗實階之厲也今以女氏冠章而用夫名父族次於
其下且詳書其村落以爲後此分鄉析縣之考徵其貞烈節孝之
事觀文自悉不復強裂題目俾覽者得以詳焉婦人稱姓曰張曰
李可也今人不稱
節婦貞女是破題也稱之謂氏是呈狀式也

先後畧以時代爲次其出於一族者合爲一處時代不可詳者亦
約畧而附焉

無事可敘亦必詳其婚姻歲月及其見存之年歲者其所以不與
人人同面目惟此區區焉耳噫人且以是爲不憚煩也其有不載
年歲者詢
之而不
得耳

永清縣志闕訪列傳序例

史家闕文之義備於春秋兩漢以還伏鄭傳經馬班著史經守師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三

說而史取心裁於是六藝有闕簡之文而三傳無互存之例矣公

異聞不著於左氏左氏別見不存於公穀夫經尊而傳別其文故入主出奴體不妨於

並載史直而語統於一則因削明筆例不可以兼存固其勢也司

馬氏筆法春秋創爲紀傳其於傳聞異辭折衷去取可謂慎矣顧

石室金匱方策留遺名山大川見聞增益其敘例所謂疑者闕之

與夫古文乖異以及書闕有闕六軼時時見於他說云云者但著

所取而不明取之之由自以爲闕而不存闕之之說是則則足而

致之黃泉容足之外皆棄物矣夫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聞欲

多而疑存其闕慎之至也馬班而下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訪

是直所謂疑者削之而已矣又復何闕之有哉

闕疑之例有三有一事兩傳而難爲衷一者春秋書陳侯鮑卒並

存甲戌己丑之文是也有舊著其文而今亡其說者春秋書夏五

郭公之法是也有慎書聞見而不自爲解者春秋書恆星不見而不言恆星之隕是也韓非儲說比次春秋時事凡有異同必加或曰云云而著本文之下則甲戌己丑之例也孟子言獻子五友而僅著二人則郭公夏五之例也檀弓書馬驚敗績而不書馬中流矢是恆星不見之例也馬班以還書聞見而示意者蓋有之矣一事兩書以及空存事日者絕無聞焉如謂經文得傳而明史筆不便於自著而自釋則別存篇目而明著闕疑以俟訪未見體裁之有害也

史無闕訪之篇其弊有十一已之見折衷羣說稍有失中後人無由辨正其弊一也才士意在好奇文人義難割愛猥雜登書有妨史體削而不錄又闕情文其弊二也傳聞必有異同勢難盡滅其蹟不爲敘列大凡則碑說叢言起而淆亂其弊三也初因事實未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五

浙江書局補刻

詳暫置不錄後遂闕其事目等於入海泥牛其弊四也載籍易散難聚不爲存證崖畧則一時之書遂與篇目俱亡後人雖欲考求淵源無自其弊五也一時就所見聞易爲存錄後代蝻蝻補綴辭費心勞且又難以得實其弊六也春秋有口耳之受馬班有專家之學史宗久失難以期之馬氏外孫班門子弟不存闕訪遂致心事難明其弊七也史傳之立意命篇如老莊屈賈是也標題類敘如循吏儒林是也是於史法皆有一定之位置斷無可綴之旁文凡有畧而不詳疑而難決之事不存闕訪之篇不得不附著於正文之內類例不清文辭難稱粹潔其弊八也開局修書是非闕起子孫欲表揚其祖父朋黨各自逞其所私苟使金石無徵傳聞難信不立闕訪以杜請謁

如云事實尚闕而所言既有如此謹存其畧而容後此之參訪則雖有偏心之人亦

無從起

爭端也無以謝絕一偏之言其弊九也史無別識心裁便如文案

孔目苟具別識心裁不以闕訪存其補救則才非素王筆削必多失平其弊十也

或謂史至馬班極矣未聞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遠例春秋而近
祧史漢後代史家亦有見及於此者乎答曰後史皆宗史漢史漢
未具之法後人以意創之大率近於類聚之書皆馬班之吐棄而
不取者也夫以步趨馬班猶恐不及况能創意以救馬班之失乎
然有窺見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盡誣也陳壽蜀志以諸
葛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因於十五列傳之末獨取楊戲季漢
輔臣贊與益部耆舊雜記以補之常璩華陽國志以漢中士女有
名賢貞節歷久相傳而遺言軼事無所考見者序志之篇皆列其
名而無所筆削此則似有會於多聞闕疑之旨者惜其未能發凡
起例特著專篇後人不暇搜其義蘊遂使獨斷之學與比類之書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接踵於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三

近代府縣志書例編人物一門廁於山川祠墓方物土產之間而
前史列傳之體不復致思焉其有豐功偉績與夫潛德幽光皆約
束於盈寸之節畧排纂比次畧如類書其體既褻所收亦猥濫而
無度矣舊志所載人物寥寥而稱許之間漫無區別學皆伏鄭才
盡班揚吏必龔黃行惟曾子且其文字之體尤不可通或如應酬
膚語或如案牘文移泛填排偶之辭閒雜帖括之句循名按實開
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鄉人庸行請託濫收或是當日名流失傳
事實削之則九原負屈編之則傳例難歸又如一事兩說參差異
同偏主則褒貶懸殊並載則抑揚無主欲求名實無憾位置良難
至於近代之人開迄事蹟俱爲詳詢端末纖悉無遺具編列傳之
中曾無時世之限其間亦有姓氏可聞實行莫著濫收比類之冊

或可奄藏入諸史氏碑 和假借今爲別裁闕訪同占列傳之
篇各爲標目可與正事 諸傳互相發明是用敘其義例以待後來
者之知所審定云爾

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

史家著作成書必取前人撰述彙而列之所以辨家學之淵源明
折衷之有自也司馬談推論六家學術猶是莊生之敘禽墨荀子
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司馬遷十二諸侯表敘則於呂覽虞卿鐸
椒左邱明諸家所爲春秋家言反覆推明著書之旨此卽百三十
篇所由祖述者也史遷紹述春秋卽虞呂鐸
左之意人譏其僭妄非也班固作遷列傳范氏
作固列傳家學具存至沈約之傳范氏姚氏之傳沈約不以史事
專篇爲重於是史家不復有祖述淵源之法矣今茲修志而不爲
前志作傳是直攘人所有而沒其姓名又甚於沈姚之不存家學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也蓋州縣舊志之易亡又不若范史沈書之力能自壽也

紀述之重史官猶儒林之重經師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傳當
明大道散著師授淵源文苑列傳當明風會變遷文人流別此則
所謂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發明
道要但敘學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義矣况史學之
重遠紹春秋而後史不立專篇乃令專門著述之業湮而莫考豈
非史家弗思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專傳弊已如是况州縣
之書迹微易隱而可無專錄乎

書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遷史之資於世本國策固書之資於馮
商劉歆是也書之旣成必有其傳述如楊惲之布遷書馬融之受
漢史是也書旣成家必有其攻習如徐廣崔駰之注馬彪虔應劭
之釋班是也此家學淵源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馬班而後家學漸衰世傳之家學也而豪傑之士特立名家之學起如後

漢書之有司馬彪華嶠謝承范蔚宗諸家而晉書之有何法盛等

一十八家是也同紀一朝之蹟而史臣不領專官則人自爲編家

各爲說不爲敘述討論萃合一篇之內何以得其折衷此諸家流

別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六代以還名家復歇父子世傳爲家學一人特撰爲名家而集眾修書之法行如唐

人之修晉書元人之修宋遼金三史是也監修大臣著名簡端而

編纂校勘之官則隱顯不一卽或偶著其人與修史事而某紀某

表編之誰氏某志某傳輯自何人孰爲草創規條孰爲潤色文采

不爲整齊綴合各溯所由未免一書之中優劣互見而功過難知

此一書功力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若夫日歷起居之法延閣廣內之藏投牒議謚之制稗官野史之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浙江書局補刻

微或於傳首敘例詳明其制或於傳終論述推說其由無施不可

亦猶儒林傳敘申明學制表立學官之遺意也誠得此意而通於

著作猶患史學不舉史道不明未之聞也

志乘爲一縣之書即古者一國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則以家學不

立師法失傳文不雅難垂典則故也新編告成而舊書覆瓿未

必新書皆優而舊志盡劣也舊志所有新志重複載之其筆削之

善否初未暇辨而舊志所未及載新志必有增益則舊志之易爲

厭棄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己長後起之書易於攻摘每見修志

諸家創定凡例不曰舊書荒陋則云前人無稽後復攻前效尤無

己其實狙公顛倒三四本無大相徑庭但前人已往質證無由則

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二矣州縣之書率多荒陋文人學士束而不

觀其有特事搜羅旁資稽索不過因此證彼初非耽悅本書新舊

二本雜陳於前其翻閱者猶如科舉之士購求程墨陰陽之家檢

視憲書取新棄舊理勢固然本非有所持擇則舊志之易爲厭棄

者三矣夫索綬春秋索綬撰前涼春秋端資邊瀾瀾承張駿之命集涼內外事常璩國

志華陽國志也半襲譙周華陽國志載李氏始末其劉氏是則一方之志也志大率取裁譙周蜀本紀

書不能無藉於一方之紀載而志家不列前人之傳豈非得魚忘

筌習而不察又何怪於方志之書放失難考耶

主修之官與載筆之士撰著文辭不分名實前志之難傳一也序

跋虛設於書無所發明前志之難傳二也如有發明則如馬班之錄自序可以作傳矣

作志之人行業不詳前志之難傳三也書之取裁不標所自前志

之難傳四也志當遞續非萬不得已不當迭改迭改之書而欲並

存繁重難勝前志之難傳五也於難傳之中而爲之作傳蓋不得

已而存之推明其故以爲後人例也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完

永清縣志文徵序例

永清縣志告成區分紀表圖書政畧列傳六體定著二十五篇篇各有例又取一時徵集故事文章擇其有關永清而不能併收入本志者又自以類相從別爲奏議徵實論說詩賦各爲一卷總四卷卷爲敘錄如左而總敘大指以冠其編

敘曰古人有專守之官卽有專掌之故有專門之學卽有專家之

言未有博采諸家彙輯眾體如後世文選之所爲也官失學廢文

采愈繁以意所向採撮名雋若蕭氏文選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

源推而達於治道宋文之鑑是也相質披文進而欲爲史翼元文

之類是也是數子之用心可謂至矣然而古者十五國風八國國

語以及晉乘楚禱枕與夫各國春秋之旨繹之則列國史書與其

文誥聲詩相輔而行在昔非無其例也唐劉知幾嘗思史體載言

繁瑣欲取詔誥章疏之屬以類相從別爲一體入於紀傳之史是未察古人各有成書相輔益章之義矣第窺古人之書國語載言必敘事之終始春秋義授左氏詩有國史之敘故事去于載讀者洞然無疑後代選文諸家掇取文辭不復具其始末如奏議可觀而不載報可寄言有託而不述時世詩歌寓意而不綴事由則讀者無從委決於史事復奚裨乎文選文粹固無足責文鑑文類見不及斯豈非尺有所短者哉近人修志藝文不載書目濫入詩文雜體其失固不待言亦緣撰志之時先已不辨爲一國史裁其猥陋雜書無所不有亦何足怪今茲稍爲釐正別具文徵仍於詩文篇後畧具始末使人觀覽疑者闕之聊於敘例申明其旨云爾

奏議敘錄

奏議之文所以經事綜物敷陳治道文章之用莫重於斯而蕭統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三

選文用賦冠首後代撰輯諸家奉爲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如謂彼固辭章家言本無當於史例則賦乃六義附庸而列於詩前騷爲賦之鼻祖而別居詩後其任情顛倒亦復難以自解而文苑文鑑從而宗之又何說也今以奏議冠首以爲輯文通例竊比列史之首冠本紀云爾

史家之取奏議如尙書之載訓誥其有關一時之制度者裁入書志之篇其關於一人之樹立者編諸列傳之內然而紀傳篇幅各有限斷一代奏牘文字繁多廣收則史體不類割愛則文有闕遺按班氏漢書備詳書奏然覆檢藝文志內石渠奏議之屬高祖孝文論述冊詔之傳未嘗不於正史之外別有專書然則奏議之編固與實錄起居注相爲表裏者也前人編漢魏尙書近代編名臣章奏皆體嚴用鉅不若文士選文之例而不知者往往忽而不察

良可惜也

杜佑撰通典於累朝制度之外別爲禮議二十餘卷不必其言之見用與否而談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則著書之獨斷編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會而其說不可得而迹泥者也然而專門之書自爲裁制或刪或節固無不可史志之體各有識職徵文以補書志之闕則錄而不敘自由舊章今采得奏議四篇咨詳稟帖三篇亦附錄之爲其官府文書近於奏議故類入焉其先後一以年月爲次所以備事之本末云爾

徵實敘錄

徵實之文史部傳記支流古者史法謹嚴記述之體各有專家是以魏晉以還文人率有別集然而諸史列傳載其生平著述止云詩賦箴銘頌誄之屬共若干篇而已未聞載其記若干首傳若干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三

浙江書局補刻

章志若干條述若干種者也由是觀之則記傳志述之體古人各爲專門之書初無散著文集之內概可知矣唐宋以還文集之風日熾而專門之學杳然於是一集之中詩賦與經解並存論說與記述同載而哀然成集之書始難定其家學之所在矣若夫選輯之書則蕭統文選不載傳記文苑文鑑始漸加詳蓋其時勢然也文人之集可徵史裁由於學不專家事多旁出豈不洵歟

徵實之體自記事而外又有數典之文考據之家所以別於敘述之文也以史法例之記事乃紀傳之餘數典爲書志之裔所謂同源而異流者也記事之源出於春秋而數典之源本乎官禮其大端矣數典之文古來亦具專家載記而後若班氏白虎通議應氏風俗通議蔡氏獨斷之類不可勝數而文人入集則自隋唐以前此體尤所未見者也至於專門學衰而文士偶據所得筆爲考辨

著爲述議成書則不足削棄又可惜於是無可如何編入文集之中與詩賦書表之屬分占一體此後世選文之不得不收者也徵實之文與本書紀事尤相表裏故采錄校別體爲多其傳狀之文有與本志列傳相彷彿者正以詳畧互存且以見列傳采摭之所自而筆削之善否工拙可以聽後人之別擇審定焉不敢自據爲私也碑刻之文有時不入金石者錄其全文其重在徵事得實也仍於篇後著石刻之歎識所以與金石相互見也

論說敘錄

論說之文其原出於論語鄭氏易云雲雷屯君子以經論言論選書禮樂施政事蓋當其用則爲典謨訓誥當其未用則爲論撰說議聖人制作其用雖異而其本出於一也周秦諸子各守專家雖其學有醇駁語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則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三

者筆之於書而非有意爲文章華美之觀是論說之本體也自學不專門而文求綺麗於是文人撰集說議繁多其中一得之見與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於古人而根本不深旨趣未卓或諸體雜出自致參差或先後稟觀竟成複沓此文集中之論說所以異於諸子一家之言也唐馬總撰意林裁節諸子標其名雋此亦棄短取長之意也今茲選文存其論之合者亦撰述之通義也

文選諸論若過秦辨亡諸篇義取抑揚咏嘆旨非抉摘發揮是乃史家論贊之屬其源畧近詩人比興一流與唐宋諸論名同實異然養生博奕諸篇則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諸子風衰之會也蕭氏不察同編一類非其質矣

諸子一變而爲文集之論議再變而爲說部之劄記則宋人有志於學而爲返樸還淳之會也然嗜好多端旣不能屏除文士習氣

而爲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遍閱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餘取其偶然所得一時未能結撰者割而記之積少致多衰成其帙耳故義理率多可觀而宗旨終難究索也

永清文獻荒蕪論說之文無可采擇約存二首聊以備體非敢謂有合於古人也

詩賦敘錄

詩賦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節也古者聲詩立教鏗鏘肆於司樂篇什敘於太史事領專官業傳學者欲通聲音之道或求風教所施詢諸掌故本末掣然其具存矣自詩樂分源俗工惟習工尺文士僅攻月露於是聲詩之道不與政事相通而業之守在專官存諸掌故者蓋茫然而不可復追矣然漢魏而還歌行樂府指事類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辭證其時事唐宋以後雖云文士所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三

業而作者繼起發揮微隱敷陳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選文至於詩賦能不墜於文人綺語之習斯庶幾矣

劉氏七畧以封禪儀記入禮經秦官奏議太史公書入春秋而詩賦自爲一畧不隸詩經則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別爲部次也惜其

敘例不能申明原委致開後世詩賦文集混一而不能掣晰之端耳至於賦乃六義之一其體誦而不歌而劉畧所收篇第倍蓰於

詩於是以賦冠前而詩歌雜體反附於後以致蕭選以下奉爲一定章程可謂失所輕重者矣又其詩賦區爲五種若雜賦一門皆

無專主名氏體如後世總集之異於別集詩歌一門自爲一類雖

無敘例觀者猶可以意辨之知所類別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陸賈

以下二十一家孫卿以下二十五家門類既分爲三當日必有其說而敘例闕如

如諸子之日後敘明某家者流其原出於占者某官云云是也

不與諸子之書同

申原委此詩賦一畧後人所爲欲究遺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州縣文徵選輯詩賦古者國風之遺意也舊志入景諸詩頗染文士習氣故悉刪之所以嚴史例也文丞相詞與祭漯河文非詩賦而並錄之者有韻之文如銘箴頌詠皆古詩之遺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班固古今人表爲世詬詈久矣由今觀之斷代之書或可無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無人表也固以斷代爲書承遷有作凡遷史所闕門類固則補之非如紀傳所列君臣事迹但畫西京爲界也是以地理及於禹貢周官五行羅列春秋戰國人表之例可類推矣人表之失不當以九格定人強分位置而聖仁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謹嚴之旨又劉知幾摘其有古無今名與實舛說亦良允其餘紛紛議其不當作者皆不足爲班氏病也向令去其九等高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三

下與夫仁聖愚智之名而以貴賤尊卑區分品地或以都分國別異其標題橫列爲經而以年代先後標著上方以爲之緯且明著其說曰取補遷書作列傳之稽檢則其立例當爲後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而豈至反爲人詬詈哉甚矣千古良法沉溺於眾毀之餘而無有精史裁者爲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近代馬氏釋史蓋嘗用其例矣然馬氏之書本屬纂類不爲著作推其用意不過三代去今日久事文雜出茫無端緒列爲人表則一經傳姓名考耳且猶貶置班表不解可爲遷書補隙又不解擴其義類可爲史氏通裁顧曰人表若爲釋史而作則亦未爲知類者也夫通古之史所書事蹟多取簡編故實非如當代紀載得於耳聞目見虛實可以互參而旣爲著作自命專家則列傳去取必有別識心裁成其家言而不能盡類以收同於排纂亦其勢也

卽如左傳中事收入史記而子產叔向諸

大不能皆編列傳
人表安可不立
至前人行事雜見傳記姓名隱顯不無詳畧異
同列傳裁斷所餘不以人表收其梗概畧者致譏挂漏詳者破
謗偏徇卽後人讀我之書亦覺闕然少繩檢矣故班氏之人表於
古蓋有所受不可以輕議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或曰通史之需人表信矣斷代之史于言或可無需人表或之云
者未定辭也斷代無需徵古何當有人表歟曰斷代書不一類約
計蓋有三門然皆不可無人表也較於通史自稍緩耳有之斯爲
美矣史之有列傳也猶春秋之有左氏也左氏依經而次年月列
傳分人而著標題其體稍異而其爲用則皆取足以備經春秋紀本
之本末而已矣治左氏者嘗有列國公子譜矣治斷代紀傳之文
者僅有班書人表甫著錄而已爲叢詁所加孰敢再議人物之條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五

貫歟夫春秋公子諡族諸譜杜預名字異同諸錄馮繼治編年者

如彼其詳而紀傳之史僅一列傳目錄而列傳數有限制卽年表

世表亦僅著王侯將相勢自不能兼該人物類別區分是以學者

論世知人與夫檢尋史傳去取義例大抵渺然難知則人表之不

可闕也信矣顧氏炎武曰史無年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列傳旣多

則文繁而事反遺漏因謂其失始於陳壽而范沈姚李李慈家咸短

於此顧氏之說可謂知一而不知二矣年表自不可廢然王公將

相范沈姚李諸史所占篇幅幾何唐宋之史復立年表而列傳之

繁乃數倍於范沈諸書年表何救於列傳之多歟夫不立人表則

列傳不得不多年表猶其次焉者耳而人表方爲史家怪笑不敢

復犯宜其紛紛著傳如填戶版而難爲決斷定去取矣夫通古之

史所取於古紀載簡冊具存不立人表或可如遷史之待補於固

未爲晚也斷代之史或取裁於簿書記注或得之於耳目見聞勢必不能盡類而書而又不能必其事之無有牽聯而及則縱攬人名區類爲表亦足以自見凡例且嚴列傳通裁豈可更待後之人乎夫斷代之史上者如班陳之專門名家次者如晉唐之集眾所長下者如宋元之強分抑配專門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獨斷別裁集眾所長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參差同異強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蕪濫猥莽故曰斷代之史約計三門皆不可無人表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方志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將以救方志之弊也非謂必欲仿乎史也而史裁亦於是焉具而已今之修方志者其志人物使人無可表也且其所志人物反類人物表焉而更無所謂人物志焉而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三

表又非其表也蓋方志之弊也久矣史自司馬以來列傳之體未有易焉者也方志爲國史所取裁則列人物而爲傳宜較國史加詳而今之志人物者刪畧事實總攝大意約畧方幅區分門類其文非敘非論似散似駢尺牘寒溫之辭簿書結勘之語濫收猥入無復剪裁至於品皆會史治盡襲黃學必漢儒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難求斯固等於自鄙無譏存而不論可矣卽有一二矯矯雅尙別裁則又簡畧其辭謬託高古或做竹書記注或摩石刻題名雖無庸惡庸言實昧通裁達識所謂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爲痼弊久矣是以國史寧取家乘不收方志凡以此也夫志者志也人物列傳必取別識心裁法春秋之謹嚴含詩人之比興離合取舍將以成其家言雖曰一方之志亦國史之具體而微矣今爲人物列表其善蓋有三焉前代帝王后妃今存故里志家收於人物

於義未安削而不載又似闕典是以方志遇此聚訟紛然而私智
穿鑿之流往往節錄本紀巧更名目輾轉位置終無確當今於傳
刪人物而於表列帝王則去取皆宜永爲成法其善一也史傳人
物本詳志家反節其畧此本類書摘比實非史氏通裁然既舉事
文歸於其義則簡冊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類纂也茲
於古人見史策者傳例苟無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幾密而不猥
疎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迹目詳於耳覽今嚴古勢有使然至
於鄉黨自好家庭小善義行但存標題節操止開年例史法不收
志家宜具傳無可著之實則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則義無屈
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難言故曰方
志之表人物將以救方志之弊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三

先王制作存乎六藝明其條貫天下示諸掌乎夫書道政事典謨
貢範可以爲經要矣而周官器數不入四代之書夏禮殷禮夫子
能言而今已不存其籍蓋政教典訓之大自爲專書而人官物曲
之細別存其籍其義各有攸當故以周孔經綸不能合爲一也司
馬遷氏紹法春秋著爲十二本紀其年表列傳次第爲篇足以備
其事之本末而於典章制度所以經緯人倫綱維世宙之具別爲
八書以討論之班氏廣爲十志後史因之互有損益遂爲史家一
定法矣昔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魯左氏紘紀春秋多
稱禮經書志之原蓋出官禮天官未改天文平準未改食貨猶存
漢書一二名義可想見也鄭樵乃云志之大原出於爾雅非其質
矣然遷固書志采其綱領討論大凡使誦習者可以推驗一朝梗
概得與紀傳互相發明足矣至於名物器數以謂別有專書不求

全備猶左氏之數典徵文不必具周官之纖悉也司馬禮書末云
俎豆之事則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自沈范以降討論之旨漸微
器數之加漸廣至歐陽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書至五十卷官
府簿書泉貨注記分門別類惟恐不詳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床
疊几難窺統要是殆欲以周官職事經禮容儀盡入春秋始稱全
體則夫子刪述禮樂詩書不必分經爲六矣夫馬班書志當其創
始畧存諸子之遺管子呂覽鴻烈諸家所述天文地理官圖樂制
之篇采掇制數運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做也馬班豈不知
名數器物不容忽畧蓋謂各有成書不容於一家之言曲折求備
耳如欲曲折求備則文必繁蕪例必龐雜而事或反晦而不顯矣
惟夫經生策括類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該便於尋檢此
則猥陋無足責耳史家綱紀羣言將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數拾給
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三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簿書纖悉既不可溷史志而古人甲乙張本後世又無由而知則
欲考古制而得其詳其道何從曰叔孫章程韓信軍法蕭何律令
皆漢初經要之書猶周官之六典也漢志禮樂刑法不能賅而存
之亦以其書自隸官府人可咨於有司而得之也官失書亡則以
其體繁重勢自不能行遠自古如是不獨漢爲然矣歐宋諸家不
達其故乃欲藉史力以傳之夫文章易傳而度數難久故禮亡過
半而樂經全逸六藝且然况史文乎且唐書倍漢而宋史倍唐已
若不可勝矣萬物之情各有所極倘後人再倍唐宋而成書則連
床架屋毋論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遲之又久終亦必亡
是則因度數繁重反并史文而亡之矣又何史力尙能存度數哉

然則前代章程故事將遂聽其亡歟曰史而再考其源流其具於唐歐陽唐志未出而唐人已竊於典章制度不用傳載史志也劉氏有政典杜氏有通典並倣周官典包羅兼收書盈百帙未嘗不曰臣事述紀傳可謂詳矣然其源於賅備故修之至汲汲也至於宋初王氏有通志亦倣周官典源異流要皆綜核典章別史志義例昭然不可矣夫唐宋紀傳之史相輔而行則春官尚禮並接源流奕世遵行不亦善乎何歐陽述唐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數而猥加羅列則小不善度乎時矣或謂通典會要之書較馬班書志之體爲加詳耳其於器物名數亦復不能甄綜賅備故考古者不能不參質他書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三

此又非知言也古物苟存於今雖戶版之籍市井泉貨之簿未始不可備考證也如欲皆存而無裁制則岱岳不足供藏書滄海不足爲墨藩也故爲史學訂其長策紀表志傳率由舊章再推周典遺意就其官司簿籍刪取名物器數畧有條貫以存一時掌故與史相輔而不侵雖爲日世不易之規可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

掌故之原始於官禮百官具於朝廷則惟國史書志得而擷其要國家會典會要之書也志卽堂物與數矣撰方志者何得分志與掌故乎曰部寺卿監志備其故也擬於周官猶夏官之有司馬法冬官之有考工記也郡府州志志乃國史之分體擬於周制猶晉乘楚檮杌與春秋也異於封建則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職掌在上頒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較之國史其體

微志與掌故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濶也今之方志猥瑣庸陋求於史家義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蓋無以譏爲也然舊書案牘頌於功令守於吏典自有一定科律雖有奇才不能爲加雖有愚拙不能爲損名勝大邦與荒僻陋邑無以異也故求於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牘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故曰禮失求諸野也夫治國史者因推國史以及掌故蓋史法未亡而掌故之義不明故病史也治方志者轉從掌故而正方志蓋志義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墜修其掌故則志義轉可明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志義欲其簡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備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吝不挈也徒以簡畧爲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識也但知詳備爲掌故則胥史優爲之而不知其不可行矣夫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蓋有義焉所謂章氏遺書

卷七

文史通義

外篇二

四

操約之道者此也而或誤以併省事迹刪削文字謂之簡也其去古人不亦遠乎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別裁或詳人之所畧或棄人之所取初無一成之法要讀之者美愛傳久而恍然見義於事文間斯乃有關於名教也然不整齊掌故別爲專書則志亦不能自見其意矣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文安宰幣聘修志兄於史事久負不得小試此行宜踴躍僕有何知乃承辱詢抑盛意不可不復敢於平日所留意者約舉數條希高明裁擇有不然處還相告也一州郡均隸職方自不得如封建之國別爲史然義例不可不明如傳之與志本二體也今之修志旣舉人物典制而概稱曰志則名宦鄉賢之屬不得別立傳之色目傳旣別分色目則禮樂兵刑之屬不得仍從志之公稱矣竊思志爲全書總名

皇恩慶典當錄爲外紀官師銓除當畫爲年譜典籍法制則爲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則爲傳以列之變易名色旣無僭史之嫌綱舉目張又無遺漏之患其他率以類附至事有不倫則例以義起別爲創制可也瑣屑繁碎無關懲創則削而不存可也詳瞻明備整齊畫一乃可爲

國史取材否則總極精采不過一家小說耳又何裨焉一今世志藝文者多取長吏及邑紳所爲詩賦記序雜文依類相附甚而風雲月露之無關懲創生祠碑頌之全無實徵亦肯入焉此姑無論是非卽使文俱典則詩必雅馴而銓次類錄諸體務臻此亦選文之例非復志乘之體矣夫旣志藝文當倣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學士著撰書籍分其部彙首標目錄次序顛末刪蕪擷秀掇取大旨論其得失比類成編乃使後人得所考據或可爲館閣讐校取材斯不失爲志乘體爾至壇廟碑銘城隍紀述利弊論著土物題咏則附入物產田賦風俗地理諸考以見得失之由沿革之故如

班史取延年賈讓諸疏入河渠志賈誼鼂錯諸疏入食貨志之例可也學士論著有可見其生平抱負則全錄於本傳如班史錄天人三策於董仲舒傳錄治安諸疏於賈誼列傳之例可也至墓誌傳贊之屬核實無虛已有定論則卽取爲傳文如班史仍史記自序而爲司馬遷傳仍揚雄自序而爲揚雄列傳之例可也此一定之例無可疑慮而相沿不改則甚矣史識之難也一凡捐資修志開局延儒實學未聞凡例先廣務新耳目頓易舊書其實顛倒徂公有何真見州郡立志倣自前明當時草創之初雖義例不甚整齊文辭尙貴眞實剪裁多自己出非若近日之習套相沿輕雋小生史字未曾全識皆可奮筆妄修竊叨餼脯者然其書百無一存此皆後凌前替修新志者襲舊志之紀載而滅作者之姓名充其義類將班書旣出史記卽付祖龍歐宋成書舊唐遂可覆瓿與僕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二

以謂修志者當續前人之記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卽前志義例不明文辭乖舛我別爲創制更改成書亦當聽其並行新新相續不得擅毀彼此得失觀者自有公論仍取前書卷帙目錄作者姓氏錄入新志藝文考中以備遺亡庶得大公無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見毀於後人矣一志之爲體當詳於史而今之志乘所載百不及一此無他搜羅采輯一時之耳目難周掌故備藏平日之專司無主也嘗擬當事者欲使志無遺漏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僉掾吏之稍通文墨者爲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實六曹案牘一切皆令關會目錄眞跡彙冊存庫異日開局纂修取裁甚富雖不當比擬列國史官亦庶得州閭史胥之遺意今旣無及當建言爲將來法也一志乃史體原屬天下公物非一家墓誌壽文可以漫爲浮譽悅人耳目者聞近世纂修往往賄賂公行請託作傳全無徵實

此雖不肖浮薄文人所爲然善惡懲創自不可廢今之志書從無錄及不善者一則善善欲長之習見一則懼懼後患之虛心爾僕謂譏貶原不可爲志體據事直書善否自見直寬隱彰之意同不可專事浮文以虛譽爲事也一史志之書有裨風教者原因傳述忠孝節義凜凜烈烈有聲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貪者廉立史記好俠多寫刺客畸流猶足令人輕生增氣况天地閒大節大義綱常賴以扶持世教賴以撐柱者乎每見文人修志凡景物流連可騁文筆典故考訂可誇博雅之處無不津津累牘一至孝子忠臣義夫節婦則寥寥數筆甚而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詳使觀者若閱縣令署役卯簿又何取焉竊謂邑志搜羅不過數十年採訪不過百十里聞見自有真據宜加意採輯廣爲傳述使觀者有所興起宿草秋原之下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允當取窮鄉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三

僻壤畸行奇節子孫困於無力或有格於成例不得邀旌獎者跡跡既實務爲立傳以備採風者觀覽庶乎善善欲長之意已上六條就僕所見未敢自謂必然而今世刻行諸志誠有未見其可者丈夫生不爲史臣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於時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今之所謂修志令長徒務空名作者又鮮學識上不過圖註勤事考成下不過苟資館穀祿利甚而邑紳因之以啟奔競文士得之以舞曲筆主賓各挾成見同局或起牴牾則其於修志事雖不爲亦可也乃如足下負抱史才常恨不得一當牛刀小試向與僕往復商論窺兄底蘊當非苟然爲者文安君又能虛心傾領致幣敦請自必一破從前宿習殺青未畢而觀者駭愕以爲創特又豈一邑之書而實天下之書矣僕於此事無能爲役辱存商推陳其固陋之衷以庶

幾瑩燭增輝之義兄其有以進我乎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

日前敬籌末議薄殖淺陋無定見非復冀有補高深聊以塞責云耳乃辱教答借獎有加高標遠引辭意摯懇讀之真愧且畏也足下負良史才博而能斷軒視前古意志直欲駕范軼陳區區郡邑志乘不啻牛刀割鰐乃才大心虛不恥往復下問鄙陋如僕何以副若谷之懷耶前書粗陳梗概過辱虛譽且欲悉詢其詳僕雖非其人輒因高情肫摯之深不敢無一辭以覆幸商擇焉一體裁宜得史法也州縣志乘混雜無次既非正體編分紀表亦涉僭妄故前書折衷立法以外紀年譜考傳四體爲主所以避僭史之嫌而求紀載之實也然虛名宜避國史而實意當法古人外紀年譜之屬今世志乘百中僅見一二若考之與傳今雖渾稱志傳其實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四

二者之實未嘗不載特不能合於古史良法者考體多失之繁碎而傳體多失之渾同也考之爲體乃倣書志而作子長八書孟堅十志綜核典章包函甚廣范史分三十志唐書廣五十篇則已浸廣至元修宋史志分百六十餘議者譏爲科吏檔冊然亦僅失裁制致成汗漫非若今之州縣志書多分題曰浩無統攝也如星野疆域沿革山川物產俱地理志中事也戶口賦役征榷市糴俱食貨考中事也災祥歌謠變異水旱俱五行志中事也

朝賀壇廟祀典鄉飲賓興俱禮儀志中事也凡百大小均可類推篇首冠以總名下乃縷分件悉彙列成編非惟總萃易觀亦且謹嚴得體此等款目直在一更置耳而今志猥瑣繁碎不啻市井泉貨注簿米鹽凌雜又何觀焉或以長篇大章如班固食貨馬遷平準大難結構豈知文體既合史例即使措辭如布算子亦自條理

可觀切實有用文字正不必沾沾顧慮好爲繁瑣也一成文宜標作者也班龔遷史孝武以前多用原文不更別異以史漢同一紀載而遷史久已通行故無嫌也他若詔令書表之屬則因其本人本事而明敘之故亦無嫌於抄錄成文至史記贊素全用賈生三論則以善哉賈生推言一句引起漢書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遷之自序云爾一句作收雖用成文而賓主分明不同龔善志爲史體其中不無引用成文若如俗下之藝文選集則作者本名自應標於目錄之下今若刊去所載文辭分類載入考傳諸體則作者本名易於刊去須仍復如史漢之例標而出之至文有蔓長須加刪節者則以其略曰三字領起如孟堅載賈誼諸疏之例可也援引舊文自足以議論者則如伯夷列傳中入其傳曰云云一段文字之例可也至若前綴序引後附論贊今世纂家多稱野史氏

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五

曰或稱外史氏曰揆之於理均未允協莫如直做東漢之例標出論曰序曰之體爲安至反覆辨正存疑附異或加案曰亦可否則直入本文不加標目隨時斟酌均在夫相體裁衣耳一傳體宜歸畫一也列傳行述入藝文志前書已辨其非然國史取材邑志人物尤屬緊要蓋典章法令國有會典官有案牘其事由上而下故天下通同卽或偶有遺脫不患無從考證至於人物一流自非位望通顯太常議論史臣立傳則姓名無由達乎京師其幽獨之士貞淑之女幸邀旌獎按厥檔冊直不啻花名卯冊耳必待下詔纂修開館投牒然後得核故其事由下而上邑志不詳備則日後何由而證也夫傳卽史之列傳體爾儒林遊俠遷史首標總目文苑道學宋史又畫三科先儒譏其標幟啟爭然亦止標目不及審慎爾非若後世志乘傳述碑版統列藝文及作人物列傳又必專標

色目若忠臣孝子名賢文苑之類挨次排纂每人多不過八九行少或一二三行名曰傳略夫志曰輶軒實錄宜詳於史而乃以略體行之此何說也至於標目所不能該義類兼有所附非以董宣入酷吏則於周臣闕韓通耳按史記列傳七十惟循吏儒林而下九篇標出總目漢書自外戚佞幸而上七篇標出總目江都傳列三策不必列以儒林東方特好恢諧不必列入滑稽傳例既寬便可載瑰特之行於法律之外行相似者比而附之文章多者錄而入之但以庸濫徇情爲戒不以篇幅廣狹爲拘乃屬善之善耳一論斷宜守謹嚴也史遷序引斷語俱稱太史公曰云云所以別於敘事之文並非專標色目自班固作贊范史撰論亦已少靡南朝諸史則於傳志之末散文作論又用韻語倣孟堅自敘體作贊以綴論文之後屋下架屋斯爲多文自後相沿製體不一至明祖纂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六

修元史諭宋濂等據事直書勿加論贊雖寓謹嚴之意亦非公是之道僕則以爲是非褒貶第欲其平論贊不妨附入但不可作意軒輊亦不得故忒弔詭其有是非顯然不待推論及傳文已極抑揚更無不盡之情者不必勉強結撰充備其數一典章宜歸詳悉也僕言典章自上而下可較人物爲略然是極言傳之宜更詳耳學校祭祀一切開載會典者苟州縣所常舉行豈可因而不載會典簡帙浩繁購閱非易使散在州縣各志則人人可觀豈非盛事况州縣舉行之典不過多費梨棗十餘枚耳今志多刪不載未知所謂一自注宜加酌量也班史自注於十志尤多以後史家文字每用自注宋人刻僞蘇注杜詩其不可強通者則又妄加公自注三字後人覺其僞者轉矯之曰古人文字從無自注然則如司馬潛虛自加象傳又何如耶志體既取詳贍行文又貴簡潔以類纂

之意而行紀傳之文非加自注何以明暢但行文所載之事實有須詳考顛末則可自注如潛虛之自解文義則非志體所宜爾一文選宜相輔佐也詩文雜體入藝文志固非體裁是以前書欲取各體歸於傳考然西京文字甚富而班史所收之外寥寥無覩者以學士著撰必合史例方收而一切詩文賦頌無昭明李昉其人先出而採輯之也史體縱看志體橫看其爲綜核一也然綜核者事詳而因以及文文有關於土風人事者其類頗夥史固不得而盡收之以故昭明以來括代爲選唐有文苑宋有文鑑元有文類明有文選廣爲銓次鉅細畢收其可證史事之不逮者不一而足故左氏論次國語未嘗不引諺證謠而十五國風亦未嘗不別爲一編均隸太史此文選志乘交相裨益之明驗也近楚撫於湖廣通志之外又選三楚文獻錄江蘇宋撫軍聘邵昆陵修明文錄外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七

更撰三吳文獻錄等集亦佐江南通志之不及僕淺陋寡聞未知他省皆如是否然卽此一端亦可類及何如略倣國風遺意取其有關民風流俗參伍質証可資考校分列詩文記序諸體勒爲一邑之書與志相輔當亦不爲無補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爲者盍乘閒爲當事告焉一列女宜分傳例也列女名傳創於劉向分彙七篇義近乎子綴頌述雅學通乎詩而比事屬辭實爲史家之籍班馬二史均闕此傳自范蔚宗東漢書中始載列女後史因之遂爲定則然後世史家所謂列女則節烈之謂而劉向所敘乃羅列之謂也節烈之烈爲列女傳則貞節之與殉烈已自有殊若孝女義婦更不相入而閨秀才婦道姑仙女永無人傳之例矣夫婦道無成節烈孝義之外原可稍略然班姬之盛德曹昭之史才蔡琰之文學豈轉不及方技伶宦之倫更無可傳之道哉劉向傳中節

烈孝義之外才如妾婧奇如魯女無所不載卽下至施旦亦胥附焉列之爲義可爲廣矣自東漢以後諸史誤以羅列之列爲殉烈之烈於是法律之外可載者少而蔡文姬之入史人亦議之今當另立貞節之傳以載旌槩之名其正載之外苟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觀一長擅絕者不妨入於列女以附方技文苑獨行諸傳之例庶婦德之不盡出於節烈而苟有一長足錄者亦不致有湮沒之歎云狂瞽之言幸惟擇之醉中草草勿罪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二

辱示文選義例大有意思非熟知此道甘苦何以得此第有少意商復夫踵事增華後來易爲力括代總選須以史例觀之昭明草創與馬遷略同由六朝視兩漢略已先秦畧之略已周則子夏詩序屈子離騷而外無他策焉亦猶天漢視先秦畧已周則略之略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八

已五帝三王則本紀略載而外不更詳焉昭明兼八代史記採三古而又當創事故例疎而文約文苑文鑑皆包括一代漢書唐書皆專紀一朝而又藉前規故條密而文詳文苑之補載陳隋則續昭明之未備文鑑之併收制科則廣昭明之未登亦猶班固地志之兼採職方禹貢隋書諸志之補述梁陳周齊例以義起斟酌損益固無不可耳夫一代文獻史不盡詳全恃大部總選得載諸部文字於律令之外參互考校可補二十一史之不逮其事綦重原與揣摩家評選文字不同工拙繁簡不可屑屑校量讀書者但當採掇大意以爲博古之功斯有益耳

駁文選義例書再答

來書云得兄所論文選義例甚以爲不然文章一道所該甚廣史特其中一類耳選家之例繁博不倫四部九流何所不有而

兄概欲以史擬之若馬若班若表若志斤斤焉以蕭唐諸選削趾適履求其一得符合將毋陳大士初學時文而家書悉裁爲八股式否東西兩京文字入選寥寥而班范兩史排纂遂爲定本惟李陵塞外一書班史不載便近齊梁小兒果選裨史之不逮乎抑史裨選之不逮乎編年有綱目紀傳有廿一史歷朝事已昭如日星而兄復思配以文選連床架屋豈爲風雲月露之辭可以補柱下之藏耶選事倣於六朝而史體亦壞於是選之無裨於史明矣考鏡古今論列得失在乎卓犖之士不循循株守章句孺歌婦歎均可觀采豈皆與史等哉昔人稱杜甫詩史而楊萬里駁之以爲詩經果可兼尙書否兄觀書素卓犖而今言猶似牽於訓詁然者僕竊不喜或有不然速賜裁示

惠書甚華而能辨所賜於僕豈淺鮮哉然意旨似猶不甚相悉而

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九

盛意不可虛故敢以書報文章一道體製初不相沿而原本各有所自古人文字其初繁然雜出惟用所適豈斤斤焉立一色目而規規以求其一似哉若云文事本博而史特於中古其一類則類將不勝其繁伯夷屈原諸傳夾敘夾議而莊周列子之書又多假敘事以行文兄以選例不可一概則此等文字將何以畫分乎經史子集久列四庫其原始亦非遠試論六藝之初則經日本無有也大易非以聖人之書而尊之一子書耳書與春秋兩史籍耳詩三百篇文集耳儀禮周官律令會典耳自易藏太卜而外其餘四者均隸柱下之籍而後人取以考證古今得失之林未聞沾沾取其若綱目紀傳者而專爲史類其他體近繁博遠不得與於是選也詩亡而後春秋作詩類今之文選耳而亦得與史相終始何哉士風殊異人事興衰紀傳所不及詳編年所不能錄而參互考驗

其合於是中者如鴟梟之於金騰乘舟之於空傳之類其出於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頌兼及異代之類豈非文章史事固相終始者與兩京文字入選甚少不敵班范所收使當年早有如選文苑其人裁爲大部盛典則兩漢事迹吾知更赫赫如昨日矣史體壞於六朝自是風氣日下非關文選昭明所收過略乃可恨耳所云不循循株守章句不必列文於史中顧斤斤畫文於史外其見尙可謂之卓犖否楊萬里不通太史觀風之意故駁詩史之說以兄之卓見而惑之何哉

修志十議

呈天門胡明府

修志有二便地近則易覈時近則迹真有二長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絕請託有五難清晰天度難考衷古界難調劑眾議難廣徵藏書難預杜是非難有八忌忌條理混雜忌詳略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十

失體忌偏向文辭忌粧點名勝忌擅翻舊案忌浮記功績忌泥古不變忌貪載傳奇有四體

皇恩慶典宜作紀官師科甲宜作譜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傳有四要要簡要嚴要覈要雅今擬乘二便盡三長去五難除八忌而立四體以歸四要請略議其所以然者爲十條先陳事宜後定凡例庶乎畫官於堵之意云一議職掌提調專主決斷是非總裁專主筆削文辭投牒者敘而不議參閱者議而不斷庶各不相侵事有專責二議考證邑志雖小體例無所不備考核不厭精詳折衷務祈盡善所有應用之書自省府鄰境諸志而外如十二史三楚文獻錄一統志

聖祖仁皇帝御纂方輿路程圖

大清會典賦役全書之屬俱須加意採訪他若邑紳所撰野乘私

記文編稗史家譜圖牒之類凡可資搜討者亦須出示徵收博觀約取其六曹案牘律令文移有關政教典故風土利弊者概令錄出副本一體送館以憑詳慎銓次庶能鉅細無遺永垂信史三議徵信邑志尤重人物取舍貴辨真僞凡舊志人物列傳例應有改無削新志人物一憑本家子孫列狀投櫃核實無虛送館立傳此俱無可議者但所送行狀務有可記之實詳悉開列以備采擇方准收錄如開送名宦必詳曾任何職實與何利實除何弊實於何事有益國計民生乃爲合例如但云清廉勤慎慈惠嚴明全無實徵但作計薦考語體者概不收受又如卓行亦必開列行如何卓文苑亦必開列著有何書見推士林儒林亦必核其有功何經何等著作有關名教孝友亦必開明於何事見其能孝能友品雖毋論庸奇偏全要有真迹便易採訪否則行皆曾史學皆程朱文皆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十一

浙江書局補刻

馬班品皆夷惠魚魚鹿鹿何以辨真僞哉至前志所收人物果有遺漏或生平大節載不盡詳亦准其與新收人物一例開送核實增補四議徵文人物之次藝文爲要近世志藝文者類輯詩文記序其體直如文選而一邑著述目錄作者源流始末俱無稽考非志體也今擬更定凡例一做班志劉略標分部彙刪蕪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爲他日館閣校讐取材斯則有裨文獻耳但藝文入志例取蓋棺論定現存之人雖有著作例不入志此係御纂續考館成法不同近日志乘掇拾詩文可取一時題咏廣登尺幅者也凡

本朝前代學士文人果有卓然成家可垂不朽之業無論經史子集方技雜流釋門道藏圖畫譜牒帖括訓詁均得淨錄副本投櫃送館以憑核纂然所送之書須屬共見共聞卽未刻行亦必論定

成集者方准收錄倘係抄撮稿本畸零篇頁及從無序跋論定之書概不入編庶乎循名責實之意惟舊志原有目錄而藏書至今散逸者仍准入志而於目錄之下注一亡字以別之五議傳例史傳之作例取蓋棺論定不爲生人立傳歷考兩漢以下如非有先生李赤諸傳皆以傳爲遊戲坊者囊駝之作則借傳爲議論至何蕃方山等傳則又作貽贈序文之用沿至宋人遂多爲生人作傳其實非史法也邑志列傳全用史例凡現存之人例不入傳惟婦人守節已邀旌典或雖未

旌獎而年例已符操守粹白者統得破格錄入蓋婦人從一而終既無他志其一生責任已畢可無更俟沒身而此等單寒之家不必盡如文苑卓行之出入縉紳或在窮鄉僻壤子孫困於無力以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及偶格成例今日不予表章恐後此修志不免遺漏故搜求至汲汲也至去任之官苟一時政績卓然可傳輿論交推更無擬議者雖未經沒身論定於法亦得立傳蓋志爲此縣而作爲宰有功此縣則甘棠可留雖或緣故被劾及鄉論未詳安得沒其現施事迹且其人已去卽無諛頌之嫌而隔越方州亦無遙訪其人存否之例惟其人現居本縣或現陞本省上官及有統轄者仍不立傳所以遠迎合之嫌杜是非之議耳其例得立傳人物投遞行狀務取生平大節合史例者詳慎開載纖瑣鉅凡屬浮文俱宜刊去其有事涉怪誕義非懲創或託神鬼或稱奇夢者雖有所憑亦不收錄庶免鳧履乍鳴之誚六議書法典故作考人物作傳二體去取均須斷制盡善有體有要乃屬不刊之書可爲後人取法如考體但重政教典禮民風土俗而浮誇形勝附會景物者在所當略其

有古蹟勝概確乎可憑名人題咏卓然可紀者亦從小書分注之例酌量附入正考之下所以釐正史體別於稗乘耳蓋志體譬之治室廳堂甲第謂之府宅可也若依岩之構跨水之亭謂之別業可謂之正寢則不可玉塵絲繚謂之仙服可謂之紳笏則不可此乃郡縣志乘與臥遊清福諸編之分別也列傳亦以名宦鄉賢忠孝節義儒林卓行爲重文苑方技有長可見者次之如職官而無可紀之蹟科目而無可著之業於法均不得立傳蓋志屬信史非如憲綱冊籍一以爵秩衣冠爲序者也其不應立傳者官師另立歷任年譜邑紳另有科甲年譜年經月緯之下但注姓名不得更有浮辭填入卽其中有應立傳者亦不必更於譜內注明有傳字樣以昭畫一若如近日通行之例則紀官師者既有職官志以載受事年月又有名宦志以載歷任政績而於他事有見於生祠碑

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十三

浙江書局補刻

頌政績序記者又收入藝文志記邑紳者既有科目志又有人物志亦分及第年分與一生活業爲兩志而其行業有見於誌銘傳誄者則又收入藝文志一人之事疊見三四門類於是或於此處注傳見某卷於彼處註詳見某志字樣紛錯事實倒亂體裁煩碎莫此爲甚今日修志尤當首爲釐定一破俗例者也七議援引史志引用成文期明事實非尙文辭苟於事實有關卽胥吏文移亦所採錄况上此者乎苟於事實無關雖班揚述作亦所不取况下此者乎但舊志藝文所錄文辭今悉散隸本人本事之下則篇次繁簡不倫收入考傳方幅之內其勢不無刪潤如恐嫌似勦襲則於本文之上仍標作者姓名以明其所自而已至標題之法一倣史漢之例史漢引用周秦諸子凡尋常刪改字句更不識別直標其辭曰三字領起惟大有刪改不更仍其篇幅者始用其略曰三

字別之若賈長沙諸疏是也今所援引一皆倣此然諸文體中各有應得援引之處獨詩賦一體應用之處甚少惟地理考內名勝條中分注之下可載少許以證靈傑他若扞寫性靈風雲月露之作果係佳構自應別具行稿或入專主選文之書不應攙入史志之內方爲得體且古來十五國風十二國語並行不悖未聞可以合爲一書則志中盛選詩詞亦俗例之不可不亟改者倘風俗篇中有必須徵引歌謠之處又不在其列是又卽左國引諺徵謠之義也八議裁制取藝文應載一切文辭各歸本人本事俱無可議惟應載傳志行狀諸體今俱刪去仍取其文裁入列傳則有難處者三焉一則法所不應立傳與傳所不應盡載者當日碑銘傳述或因文辭爲重不無濫收二則志中列傳方幅無多而原傳或有洋洋大篇全錄原文則繁簡不倫刪去事蹟則召怨取譏三則取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十四

浙江書局補刻

用成文綴入本考本傳原屬文中援引之體故可標作者姓名及其辭曰三字以歸徵引之體今若卽取舊傳裁爲新傳則一體連編未便更著作者姓名譬班史作司馬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遷之自序云爾一句標清賓主蓋史公自序原非本傳故得以此句識別之耳若孝武以前紀傳全用史記成文者更不識別則以紀卽此紀傳卽此傳贊卽此贊其體更不容標司馬遷曰字椽也今若遽同此例則近來少見此種體裁必有勦襲雷同之謗此三端者決無他法可處惟有大書分注之例可以兩全蓋取彼舊傳就今志義例裁爲新傳而於法所應刪之事未便遽刪者亦與作爲雙行小字併作者姓氏及刪潤之故一體附注本文之下庶幾舊志徵實之文不盡刊落而新志謹嚴之體又不相妨矣其原文不甚散漫尙合謹嚴之例者一仍其舊以見本非好爲更張也九

議標題近行志乘去取失倫蕪陋不足觀采者不特文無體要卽其標題先已不得史法也如採典故而作考則天文地理禮儀食貨數大端本足以該一切細目而今人每好分析於是天文則分星野占候爲兩志於地理又分疆域山川爲數篇連編累牘動分幾十門類夫史漢八書十志之例具在曷常作如是之繁碎哉如訪人物而立傳則名宦鄉賢儒林卓行數端本不足以該古今人類而今人每好合併於是得一逸才不問其行業如何超卓而先擬其有何色目可歸得一全才不問其學行如何兼至而先擬其歸何門類爲重抵牾牽強以類括之夫歷史合傳獨傳之文具在曷嘗必首標其色目哉所以然者良由典故證據諸文不隸本考而隸藝文志則事無原委不得不散著焉以藏其苟簡之羞行狀碑版諸文不隸本傳而隸藝文志則人無全傳不得不強合焉以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十五

足其款目之數故志體壞於標題不得史法標題壞於藝文不合史例而藝文不合史例之原則又原於創修郡縣志時悞倣名山圖志之廣載詩文也夫志州縣與志名山不同彼以形勝景物爲主描摩宛肖爲工崖巔之碑壁陰之記以及雷電鬼怪之跡洞天符檢之文與夫今古名流遊覽登眺之作收無子遺卽徵輿博蓋原無所用史法也若夫州縣志乘卽當時一國之書民人社稷政教典故所用甚廣豈可與彼一例而有明以來相沿不改故州縣志乘雖有彼善於此而卒鮮卓然獨斷裁定史例可垂法式者今日尤當一破夙習以還正史體裁者也十議外編廿一史中紀表志傳四體而外晉書有載記五代史有附錄遼史有國語解至本朝纂修明史亦於年表之外又有圖式所用雖各不同要皆例以義起期於無遺無濫者也邑志猥弁錯雜使同稗野小說固非

正體若遽以國史簡嚴之列處之又非廣收以備約取之意凡事屬瑣屑而不可或遺者如一產三男人壽百歲神仙蹤蹟科第盛事一切新奇可喜之傳雖非史體所重亦難遽議刊落當於正傳之後用襍著體零星紀錄或名外編或名雜記另成一體使纖夥釘釘先有門類可歸正以釐清王載之體裁也謠歌諺語巷說街談苟有可觀皆用此律

甲申冬杪天門胡明府議修縣志因作此篇以附商榷其論筆削義例大意與舊答甄秀才前後兩書相出入而此議前五條則先事之事宜有彼書所不及者若彼書所條此議亦不盡入則此乃就事論事而餘意推廣於纂修之外者所未遑也至論俗例拘牽之病此較前書爲暢而藝文一志反覆論之特許是又歷考俗例受病之原皆不出此故欲爲是拔本塞源之論而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七

斷行新定義例初非好爲更張耳閱者取二書而互考焉從事編纂之中庶幾小有裨補云 自跋

天門縣志藝文考序 藝文論附

嗚呼藝文一考非第志文之盛且以慨其衰也有志之士負其胸中之奇至於牴牾掎掇不得已而見之於文傷已乃其所謂文者往往竭數十年螢燈雪案苦雨淒風所與刻肝腎耗心血而鄭重以出者曾不數世而一舫拓落存沒人閒冷露飄風同歸於盡可勝慨哉幸而輶軒載筆得以傳示來茲然漢史所錄隋志闕亡者若而人隋志所錄唐書殘逸者若干家崇文總目中與書目文淵閣目上下千年大率稱是豈造物忌才精華欲秘歟抑所撰述精采不稱不足傳久遠歟而兩漢以下百家叢脞雅俗雜揉猥鄙瑣屑之談亦具有存者則其中亦自有幸不幸焉景陵舊志藝文不

載書目故前人著作未盡搜羅而本傳附錄生平著書今亦不少概見然則斯考所採更闕三數十年其散逸遺亡視今又何如耶此余之所以重爲諸家惜也今採摭諸家勒爲一考厥類有四曰經曰史曰子曰集其別有三曰傳世曰藏家俱分隸四部曰亡逸別自爲類附篇末

論曰近志藝文一變古法類萃詩文而不載書目非無意也文章彙次甲乙成編其有裨於史事者事以旁證而易詳文以兼收而大備故昭明以後唐有文苑宋有文鑑元有文類括代總選雅俗互陳凡以輔正史廣見聞昭文章也第十五國風十二國語固宜各有成書理無可雜近世多倣國語而修邑志不聞倣國風而彙輯一邑詩文以爲專集此其所以愛不忍刪率率牴牾一變藝文成法歟夫史體尙謹嚴選事貴博採以此詩文攔入志乘已覺繁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十七

多而以選例推之則又方嫌其少然則二者自宜各爲成書交相裨佐明矣至著作部目所關至鉅未宜輕議刊置故今一用古法以歸史裁其文之尤不忍刪者暫隸附錄苟踵事增華更彙成書以裨志之不逮嗚呼庶有聞風而嗣輯者歟

天門縣志五行考序

堯水湯旱聖世不能無災回星反火外物豈能爲異然而石鵠必書螟蝗謹志者將以修人事答天變也自援神鉤命符讖荒唐遂失謹嚴而班范所錄一准劉向洪範之傳連類比附證合人事雖存警戒未始無附會矣夫天人之際聖人謹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五行災祥雜出不一聖人第謹書之而不與斤斤規合若者應何事若者應何人非不能也蓋徵應常變之理存其概足以警人心而牽合其事必至一有不合或反疑災變之不足畏毋乃欲謹

而反怠歟草木變異蟲獸禍孽史家悉隸五類列按五事余以爲
祥異固有爲而作亦有不必要然難以附合者故據事直書不分
門類不注徵應一以年月爲次人事有相關者雜見他篇可自得
焉

天門縣志學校考序

闕里備家乘矣成均輯故事矣膠庠泮水寰宇同風曷事連編採
摭更爲專考抑自兩漢以下政教各有所崇而學校有興無廢披
水築宮拂簾拭履有事則於中講明而施行之無事則父老子弟
於以觀遊自淑而禮法刑政民彙物則胥出於是焉則學校固與
吏治相爲表裏者也典型具在墜緒茫然撫鐘鼓而想音徽可以
蹶然興矣

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

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十八

浙江書局補刻

志爲史裁全書自有體例志中文字俱關史法則全書中之命辭
措字亦必有規矩準繩不可忽也體例本無一定但取全書足以
自覆不致互歧毋庸以意見異同輕爲改易卽原定八門大綱中
分數十子目略施調劑亦足自成一家爲目錄以就正矣惟是記
傳敘述之人皆出史學史學不講而記傳敘述之文全無法度以
至方志家言習而不察不惟文不雅馴抑亦有害事理曾子曰
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則文不雅也倍則害於事也文士囿於習氣
各矜所尙爭強於無形之平奇濃淡此如人心不同面目各異何
可爭亦何必爭哉惟法度義例不知斟酌不惟辭不雅馴難以行
遠抑且害於事理失其所以爲言今旣隨文改正附商推矣恐未
悉所以必改之故約舉數端以爲梗概則不惟志例潔清卽推而
及於記傳敘述之文亦無不可以明白峻潔切實有用不致虛文

害實事矣如石首縣志舉文動稱石邑害於事也地名兩字摘取一字則同一字者何所分別卽如石首言石則古之縣名漢有石成齊有石秋隋有石南唐有石岩今四川有石桂廳雲南有石屏州山西有石樓縣江南有石埭縣江西廣東又俱有石城縣後之觀者何由而知爲今石首也至以縣稱邑亦習而不察其實不可訓也邑者城堡之通稱大而都城省城府州之城皆可稱邑詩稱京邑春秋諸國通好自稱敝邑豈專爲今縣各乎小而鄉村築堡十家之聚皆可稱邑亦豈爲縣治邪至稱今知縣爲知某縣事亦非實也宋以京朝官知外縣事體視縣令爲尊結銜猶帶京秩故曰某官知某縣事耳今若襲用其稱後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若邑侯邑大夫則治下尊之之辭施於辭章則可用以敘事鄙且倍矣邑宰則春秋之官雖漢人施於碑刻畢竟不可爲訓令尹亦古章氏遺書

卷人

文史通義

外篇三

十九

浙江書局補刻

官名不可濫用以疑後人也官稱不用制度而多文語大有害於事理曾記有稱人先世爲司馬公者適欲考其先世爲之迷悶數日不得其解蓋流俗好用文語以周官司馬各今之兵部然尙書侍郎與其屬官皆可通各司馬已難分矣又府同知俗稱亦爲司馬州同亦有州司馬之稱自兵部尙書以至州同其官相懸絕矣司馬公三字今人已不能辨爲何官况後世乎以古成均稱今之國子監生以古庠序稱今之廩增附生明經本與進士分科而今爲貢生通號然恩拔副歲優功廩增附例十等分別則不可知矣通顯貴官則諡率恭文懿敏文人學子號多峰岩溪泉諡則稱公號則先生處士或如上壽祝辭或似薦亡告牒其體不知從何而來項籍曰書足以記姓名今讀其書見其事而不知其人何名豈可爲史家書事法歟又如雙名止稱一字古人已久摘其非如杜

臺卿稱卿則語不完而荀卿虞卿皆可通用安重榮稱榮則語不完而桓榮寇榮皆可通用至去疾稱疾無忌稱忌不害稱害且與命名之意相反豈尙得謂其人歟婦女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左史以來未有改者今志家乃去姓而稱氏甚至稱爲該氏則於義爲不通而於文亦鄙塞也今世爲節烈婦女撰文往往不稱姓氏而卽以節婦烈女稱之尤害理也婦人守節比於男子抒忠使爲逢比諸公撰傳不稱逢比之名而稱忠臣云云有是理乎經生之爲時藝首用二語破題破題例不書名先師則稱聖人弟子則稱賢者顏曾孟子則稱大賢蓋做律賦發端先虛後實試帖之制度然爾今用其法以稱節孝真所謂習焉不察者也柳子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未有不潔而可以言史文者文如何而爲潔選辭欲其純而不雜也古人讀易如無書不雜之謂也同爲經典同爲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二十

浙江書局補刻

聖人之言倘以龍血鬼車之象而參粵若稽古之文取熊蛇魚旒之夢而係春王正月之次則聖人之業荒而六經之文且不潔矣今爲節婦著傳不敘節婦行事往往稱爲矢志栢舟文指不可得而解也夫栢舟者以栢木爲舟耳詩人託以起興非栢舟遂爲貞節之實事也關雎可以興淑女而雉鳴不可遂指爲淑女鹿鳴可以興嘉賓而鳴鹿豈可遂指爲嘉賓理甚曉然奈何紀事之文雜入詩賦藻飾之綺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文字則各言之萃著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理於焉不可得而明是以書有體裁而文有法度君子之不得已也苟徇俗而無傷於理不害於事雖非古人所有自可援隨時變通之義今亦不盡執矣

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與戴東原相遇於寧波道署馮君弼方官

寧紹台兵備道也戴君經術淹貫名久著於公卿間而不解史學
聞余言史事輒盛氣凌之見余和州志例乃曰此於體例則甚古
雅然修志不貴古雅余撰汾州諸志皆從世俗絕不異人亦無一
定義例惟所便爾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則志事已
竟侈言文獻豈所謂急務哉余曰余於體例求其是爾非有心於
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如云但須隨俗則
世俗人皆可爲之又何須擇人而後與哉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
理專門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獻非其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
矣何爲集衆啟館歛費以數千金卑辭厚幣邀君遠赴曠日持久
成書且累函故且古今沿革非我臆測所能爲也考沿革者取資
載籍載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雖我今日有失後人猶得而更正
也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
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三

則他日將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夫圖事之要莫若取後人
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然則如余所見考古固宜詳慎不得
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戴他顧而語人曰沿革
苟悞是通部之書皆悞矣名爲此府若州之志實非此府若州也
而可乎余曰所謂沿革悞而通部之書皆悞者亦止能悞入載籍
可稽之古事爾古事悞入亦可憑古書而正之事與沿革等耳至
若三數百年之內遺文逸獻之散見旁出與夫口耳流傳未能必
後人之不湮沒者以及興舉利弊切於一方之實用者則皆覈實
可稽斷無悞於沿革之失考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馮君曰
方志統合古今乃爲完書豈僅爲三數百年以內設邪余曰史部
之書詳近略遠諸家類然不獨在方志也太史公書詳於漢制其
述虞夏商周顯與六藝書者亦頗有之然六藝真在人可憑而正

史遷之失則遷書雖悞猶無傷也秦楚之際下逮天漢百餘年間人將一惟遷書是憑遷於此而不詳後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統合今古蓋爲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無所取裁不得已而發凡起例如創造爾如前志無憾則但當續其所有前志有闕但當補其所未夫方志之修遠者不過百年近者不過三數十年今遠期於三數百年以其事雖遞修而義同創造特寬爲之計爾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盡方志而皆計及於三數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觀美將求其實用也時殊勢異舊志不能兼該是以遠或百年近或三數十年須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則沿革明顯毋庸考訂之州縣可無庸修志矣馮君恍悟曰然戴拂衣徑去明日示余汾州府志曰余於沿革之外非無別裁卓見者也舊志人物門類乃首名僧余欲刪之而所載實事卓卓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三

浙江書局補刻

如彼又不可去然僧豈可以爲人他志編次人物之中無識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當歸古蹟故取名僧事實歸之古蹟庸史不解此創例也余曰古蹟非志所重當附見於輿地之圖不當自爲專門古蹟而立專門乃統志類纂名目陋儒襲之入於方志非通裁也如云僧不可以爲人則彼血肉之軀非木非石畢竟是何物邪筆削之例至嚴極於春秋其所誅貶極於亂臣賊子亦止正其名而誅貶之不聞不以爲人而書法異於圖首方足之倫也且人物倣史例也史於姦臣叛賊猶與忠良並列於傳不聞不以爲人而附於地理志也削僧事而不載不過俚儒之見耳以古蹟爲名僧之留轍而不以人物爲名則會稽志禹穴而人物無禹偃師志湯墓而人物無湯曲阜志孔林而人物無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與禹湯孔子同其尊歟無其識而強作解事固不如庸俗

之猶免於怪妄也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

承示志稿體裁簡貴法律森嚴而殷殷辱賜下詢惟恐有辜盛意則僅就鄙衷所見約舉一二以備采菲然亦未必是也蓋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濫之書固可不論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則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書學人之書辭人之書說家之書史家之書惟史家爲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與纂輯之史途徑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還絕不多見而纂輯之史則以博雅爲事以一字必有按據爲歸錯綜排比整鍊而有翦裁斯爲美也今來稿大抵仿朱氏舊聞所謂纂輯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盡一其體前周書昌與李南澗合修歷城縣志無一字不著來歷其古書舊志有明文者固注原書名目卽新收之事無書可注如取於案牘

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三三

則注某房案卷字樣如取投送傳狀則注家傳呈狀字樣其有得於口述者則注某人口述字樣此明全書並無自己一語之徵乃真仿舊聞而畫一矣志中或注新增二字或不加注似非義例又世紀遺漏過多於本地沿革之見於史志者尙未采備其餘亦似少頭緒此門似尙未可用至城市中學校錄及樂章及先賢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頒於今典本不須載今載之又不注出於會典而注出於舊志亦似失其本原又詩文入志本宜斟酌鄙意故欲別爲文徵今倣舊聞之例載於本門之下則亦宜畫一其例按舊聞無論詩文概爲低格分載今但於山川門中全篇錄詩而諸門有應入傳誌記敘之文多刪節而不列正文恐簡要難得而未能力舉也又表之爲體縱橫經緯所以爽豁眉目省約篇章義至善也今職官選舉仍散著如花名簿名雖爲表而實非表戶籍

之表善矣然注圖甲姓氏可也今有注人名者不知所指何人似宜覈核藝文之例經史子集無不當收其著書之人不盡出於文苑今裁文苑之傳而入藝文謂仿書錄解題其實劉向七畧別錄未嘗不表其人畧同傳體然班氏撰入漢藝文志則各自爲傳而於藝文目下但注有傳二字乃爲得體今又不免反客而爲主矣已上諸條極知警蒙之見無當采擇且不自揣而爲出位之謀是以瑣屑不敢瀆陳然既承詢及不敢不舉其大畧也

覆崔荊州書

前月過從正在公事旁午之際荷蒙賜贖贈舟深切不安措大眼孔不達官場緩急情事屢書旨瀆抱慙無地冬寒敬想尊候近佳所付志稿解纜匆忙未及開視會拜書俟旋省申覆舟中無事亦粗一過目則嘆執事明鑒非他人可及前在省相見送志稿時執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西

事留日無多卽云志頗精當內有訛錯亦易改正數語卽爲定評今諸縉紳磨勘月餘簽摘如麻甚至屢加詆詰嘲笑全失雅道乃使鄙人抱慙無地然究竟推敲不過職官科目二表人名有顛倒錯落文徵碑記一卷時代不按先後誠然牴牾然較書如仇議禮成訟辦書之有簽商往復亦事理之常否則古人不立較讐之學今人修書亦不必列較訂參閱之銜名矣况職官科目二表實有辦理錯悞之處亦有開送冊籍本不完全之處文徵則因先已成卷後有續收以致時代有差雖曰外悞亦不盡無因也而諸紳指摘之外嚴加詆訶如塾師之於孺子官長之於胥吏則亦過矣况文理果係明通指摘果無差失鄙又何難以嚴師奉之今開卷第一條則凡例原文云方志爲

國史要刪語本明白要刪猶云刪要以備用爾語出史記初非深

僻而簽改爲要典則是

國史反藉方志爲重事理失實而語亦費解矣文徵二聖祠記上云立化像前下云食頌復活化卽死也故字書死字從化字之半其文亦自明白今簽立化句云有悞否則下文復活無根由此觀之其人文理本未明通宜其任意訶叱不知斯文有面目也至職官科目之表舛悞自應改正然職官有文武正佐科目亦有文武甲乙旣以所屬七縣畫分七格再取每屬之職官科目逐一分格則尺幅所不能容是以止分七格而以各款名目注於人名之下此法本於漢書百官表以三十四官併列一十四格而仍於表內各注名目最爲執簡馭繁之良法今簽指云混合一表眉目不清又文徵以各體文字分編通部一例偶因碑記編次舛悞自應簽駁改正可也今簽忽云學校之記當前署解列後寺觀再次於後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三

則一體之中又須分類分類未爲不可然表奏序論詩賦諸體又不分類亦不簽改則一書之例自相矛盾由此觀之其人於書之體例原不諳習但知信口詈罵不知交際有禮義也其餘摘所非摘駁所非駁之處甚多姑舉一二以概其餘則諸紳見教之簽容有不可盡信者矣荆志風俗襲用舊文以謂士敦廉讓今觀此書簽議出於諸紳則於文理旣不知字句反正虛實而於體例又不知款目前後編次一味橫肆斥罵殆於庸妄之尤難以語文風士習矣因思執事數日之間評定志稿得失較諸紳彙集多日紛指如麻爲遠勝之無任欽佩之至但此時執事無暇及此而鄙人又逼歸期俟明歲如簽聲覆以聽進止可耳

爲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

乾隆四十六年冬余自肥鄉知縣移劇大名大名自併魏移治府

城號稱畿南衝要而縣志尙未哀合成書文獻之徵闕焉未備余有志蒐羅下車之始姑未遑暇至四十九年乃與鄉縉紳討論商榷採取兩縣舊志參互考訂益以後所見聞彙輯爲編得圖說二篇表二篇志七篇傳五篇凡一十六篇而敘例目錄之列於卷首雜采綴記之附於卷末者不與焉五十年春正月書成會余遷河間府同知尋以聖悞免官羈迹舊治而繼爲政者休寧吳君自隆平移治茲縣吳君故嘗以循良名聲二輔而大雅擅文所學具有原本及余相得莫逆於心因以志稿屬君訂定而付之梓人爰述所以爲志之由而質之吳君曰往在肥鄉官舍同年友會稽章君學誠與余論修志事章君所言與今之修志者異余徵其說章君曰郡縣志乘卽封建時列國史官之遺而近代修志諸家悞做唐宋州郡圖經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之乘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三

浙江書局精刻

楚之檣枕魯之春秋是一國之史無所不載乃可爲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徵百國寶書是其義矣若夫圖經之用乃是地理專門按天官司會所掌書契版圖注版謂戶籍圖謂土地形象田地廣狹卽後世圖經所由做也是方志之與圖經其體截然不同而後人不辨其類蓋已久矣余曰圖經於今猶可考乎章君曰古之圖經今不可見間有經存圖亡如吳郡圖經高麗圖經之類又約畧見於羣書之所稱引如水經地志之類不能得其全也今之圖經則州縣輿圖與六條憲綱之冊其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統志書其總彙也散著之篇存於官府文書本無文理學者所不屑道統彙之書則固地理專門而人物流寓形勝土產古蹟祠廟諸名目則因地理而類攝之取供文學詞章之所採用而非所以爲書之本意也故形勝必用駢儷人物節取要畧古蹟流連

景物祠廟亦載遊觀此則地理中之類纂而不爲一方文獻之徵甚皎然也余曰然則統志之例非與閻氏若璩以謂統志之書不當載人物者其言洵足法與章君曰統志創於元明其體本於唐宋質文損益具有所受不可以爲非也元和郡縣之志篇首各冠以圖圖後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經緯之外無旁綴焉此圖經之本質也太平寰宇之記則入人物藝文所謂踵事而增華也嘉熙方輿勝覽侈陳名勝古蹟遊覽辭賦則逐流而靡矣統志之例補寰宇之剩義刪名勝之支辭折衷前人有所依據閻氏從而議之過矣然而其體自有輕重不可守其類纂名目以備一方文獻之全甚曉然也余曰古之方志義例何如章君曰三代封建與後代割據之雄大抵國自爲制其體固不侔矣郡縣之世則漢人所爲汝南先賢襄陽耆舊關東風俗諸傳說固已僭而不備且流傳亦非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七

其本書矣今可見者朱志十有餘家雖不能無得失而當時圖經纂類名目未盛則史氏家法猶存未若今之直以纂類子目取爲全志儼如天經地義之不可易也余曰宋志十有餘家得失安在章君曰范氏之吳郡志羅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羅志蕪而不精范志短而不詳其所蔽也羅志意存著述范志筆具翦裁其所長也後人得著述之意者鮮矣知翦裁者其文削而不腴其事鬱而不暢其所識解不出文人習氣而不可通於史氏宏裁若康氏武功之志韓氏朝邑之志其顯者也何爲文人習氣蓋做韓退之畫記而敘山川物產不知入書十志之體不可廢也做柳子厚先友記而志人物不知七十列傳之例不可忘也然此猶文人狗名之弊也等而下者更無論矣余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後可章君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義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

學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託於著作則不能以傳世而行遠也文
案簿籍非不詳明特難乎其久也是以貴專家焉專家之旨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傳也其可以言傳者則規矩法度必明
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當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專書則
山川都里坊表各勝皆當彙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賓主之
義也知方志爲國史政裁則人物當詳於史傳而不可節錄大畧
藝文當詳載書目而不可類選詩文也知方志爲史部要刪則胥
吏案牘文士綺言皆無所用而體裁當規史法也此則其可言者
也夫家有譜州縣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然家譜有徵則縣志取
焉縣志有徵則國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蓋有取於家譜者矣未
聞取於縣志則荒畧無稽薦紳先生所難言也然其故實始於悞
做圖經纂類之名目此則不可不明辨也噫章君之言余末之能
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天

盡也然於志事實不敢掉之以輕心焉二圖包括地理不敢流連
名勝侈景物也七志分別綱目不敢以附麗失倫致散渙也二表
辨析經緯不敢以花名卯簿致蕪穢也五傳詳具事實不敢節畧
文飾失徵信也鄉薦紳不余河漢勤勤討論勒爲斯志庶幾一方
之掌故不致如章君之所謂悞於地理之偏焉耳若求其志而欲
附於著作專家則余謝不敏矣

爲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常德爲古名郡左包洞庭右控五溪戰國楚黔中地秦楚爭衡必
得黔中以爲橐鑰所謂旁攝溪蠻南通嶺嶠從此利盡南海者也
後漢嘗移荊州治此蓋外控諸蠻則州部之內千里晏然隋唐以
來益爲全楚關鍵五季馬氏旣併朗州而後屹然雄視諸鎮莫敢
與抗矣蓋北屏荆濟南臨長沙遠作滇黔門戶實爲控要之區不

其然歟我

朝奕世承平蠻夷率服大湖南北皆爲腹地康熙二十二年滿洲將軍駐防荊州遂移提督軍門彈壓常德後雖分湖南北爲兩部院而營制聯絡兩部呼吸相通故節制之任仍統於一余承乏兩湖嘗按部常德覽其山川形勢慨想秦漢通道以來治亂機緘割制利弊與夫居安思治化俗宜民之道爰進守土長吏講求而切磋究之知府三原李君大憲惻惻也六條之察次第既畧具矣府志輯於康熙九年故冊荒陋不可究詰百餘年之文獻又逸焉無徵於是請事重修余謂此能知其大也雖然方志遍寰宇矣賢長吏知政貴有恆而載筆之士不知辭尙體要猥蕪雜濫無譏焉耳卽有矯出流俗自命成家或文人矜於辭采學士侈其蒐羅而於事之關於經濟文之出於史裁則未之議也會稽章典籍學誠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完

遊於余門數爲余言史事犁然有當於余心余嘉李君之意因屬典籍爲之撰次閱一載而告成凡書二十四篇爲紀者二編年以綜一郡之大事爲考者十分類以識今古之典章爲表者四年經事緯以著封建職官選舉人物之姓名爲畧者一爲傳者七采輯傳記參合見聞以識名宦鄉賢忠孝節義之行事綱舉而目斯張體立而用可達俗志附會古蹟題咏八景無實靡文概從刪落其有記序文字歌咏篇什足以考證事實潤色風雅志家例錄爲藝文者今以藝文專載書目詩文不可混於史裁別撰文徵七卷自爲一書與志相輔而行其搜剔之餘畸言勝說無當經綸而有資談助者更爲叢談一卷皆不入於志篇凡此區分類別所以辨明識職歸於體要於是常德典故可指掌而言也夫志不特表章文獻亦以輔政教也披覽輿圖則善德桃源之爲山鎮漸潛滄浪之

爲川澤悠然想見古人清風可以興起未俗爰求前蹟有若馬伏波應司隸之流制苗蠻於漢世李習之溫簡輿其人興水利於唐時田地制宜隨時應變皆文武長吏前事之師考古卽以徵今而平日討論不可以不豫也蓋政之有恆與辭之體要本非兩事昧於治者不察也余故因李君之知所務也而推明大旨以爲求治理者法焉

爲畢秋帆制府撰荊州府志序

荊州富於禹貢職方雄據於三國六朝五季而衝要巖劇於前明蓋至今所領僅七城而於湖北部內十一府州猶爲重望云三代畫州荆域表延且數千里無可言也漢分南郡荊州所部蒯越說劉表曰荊州南據江陵北守襄陽入郡可傳檄而定諸葛忠武說昭烈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用武之國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三十一

六朝爭劇於蕭梁五季稱雄於高氏一時獻奇借箸騰說雖多大約不出蒯葛數語然是時荊州實兼武陵桂陽諸郡幅幘包湖南境至明改元中興路爲荊州府則今荊州境矣彼時王國所封蔚爲都會我

朝因明舊治初以總兵官鎮守其地旋改滿營設將軍都統以下如制雍正十三年割二州三縣與土司地分置宜昌施南兩府乾隆五十六年又以遠安隸荊門州於是荊州所部止於七縣然而形勢猶最諸府則江陵固兼南北之衝而東延西控聯絡故自若也至於時事異宜則滿漢分城兵民不擾漕兌互抵轉餉無勞亦旣因時而立制矣惟大江東下分流故道多湮江防堵築視昔爲重乾隆戊申大水灌城軍民被淹城治傾圮

天子南顧疇咨特命重臣持節臨蒞發帑二百萬金鉅工大役次

第興舉余於是時奉

命來督兩湖夙夜惴惴惟恐思慮有所未周無以仰答

詔旨咨於羣公詢於寮案羣策材力幸無闕越而億兆生靈皆蒙
愷澤而出於昏墊則荊州雖故而若新也逾年民氣漸蘇官司稍
有清晏知府山陰張君方理始欲整齊掌故爲後持循旋以事去
繼其任者永濟崔君龍見乃集七縣長吏而議修府志崔君以名
進士起家學優而仕具於斯志蓋斤斤乎不苟作也且荆志著於
古者倍他州郡盛宏之有荊州記庾仲雍有江記宗懔有荆楚歲
時記梁元帝有荆南志又有丹陽尹傳書雖不存部目可考遺文
逸句猶時見於羣書所稱引也前明所修荊州府志僅見著錄而
無其籍康熙年間胡在恪所修號稱佳本而世亦鮮見今存葉仰
高志自云多仍胡氏舊文體例謹嚴纂輯必注所出則其法之善

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三

也而崔君之於斯志則一秉史裁詳贍博雅之中運以獨斷別裁
之義首紀以具編年史法次表以著世次年代掌故存於諸考人
物詳於列傳亦旣綱舉而日張矣又以史志之書記事爲主藝文
乃著錄之篇而近代志家猥選詩文雜體其有矯而正者則又裁
節詩文分類隸於本事之下皆失古人流別今師史例以輯府志
更做選例以輯文徵自云志師八家國語文徵師十五國風各自
爲書乃得相輔而不相亂又采輯之餘瑣事畸言取則失裁棄則
可惜近人編爲志餘亦非史法今乃別爲叢談一書鉅細兼收而
有條不紊蓋近日志家所罕見也昔羅願撰新安志自謂儒者之
書不同鈔撮簿記今崔君所輯本源深遠視羅氏雅裁有過之而
無不及已會湖北有通志之役聘會稽章典籍學誠論次其事章
君雅有史識與余言而有合崔君又屢質於典籍往復商榷時亦

敢衷於余余故備悉其始末而敘於卷端

爲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

石首爲荊州望縣兩漢本華容地晉平吳分華容置縣因山以石首名趙宋改治調弦易名建寧尋遷繡林山左復名石首元大德中又遷楚望山下歷明至今文物聲名爲荆部稱盛縣志不修近六十年舊志疎脫詮次無法又闕數十年之事實知縣玉田王君維屏因余撰輯通志檄徵州縣之書乃論次其縣事掣別八門合首尾爲書十篇以副所徵且請余爲之序余披覽其書而知王君之可與論治也夫爲政必先綱紀治書必明體要近日爲州縣志者或胥吏案牘蕪穢失裁或景物題咏浮華無實而求其名義所歸政教所重則茫然不知其所指焉夫政者事也志者言也天下蓋有言之斐然而不得於其事者矣未聞言之尙無條貫而其事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三

轉能秩然得敘者也今王君是志凡日數十括以八門若網在綱有條不紊首日編年存史法也志者史所取裁史以記事非編年弗爲綱也次日方輿考地理也縣之有由立也山川古蹟以類次焉而水利江防居其要矣次日建置人功修也城池廨署以至壇廟依次附焉次日民政法度立也戶田賦役之隸於司徒郵驛兵防之隸於司馬皆洪範八政之經也次日秩官昭典守也長佐師儒政教所由出也而卓然者爰斯傳矣次日選舉辟才俊也論秀書升王制之大興賢與能周官是詳勒邦乘者所不容畧也次日人物次日曰藝文一以徵文一以考獻皆搜羅放失謹備遺忘尤爲乘時之要務也人物必徵實事而不以標榜爲虛名藝文謹著部目而不以詩文充篇幅蓋人物爲馬史列傳之遺藝文爲班劉著錄之例事必師古而後可以法當世也部分爲八亦旣綱舉而目

張矣至於序例圖考冠於編首餘文刺說綴於簡末別爲篇次不入八門殆如九夫畫井八陣行軍經緯燦然體用具備乃知方志爲一方之政要非徒以風流文采爲長吏飾儒雅之名也且石首置縣以來凡三徙矣今縣治形勢實爲不易四顧平衍之中至縣羣山湧出東有龍蓋南有馬鞍西有繡林北有楚望居中扼要政令易均是以明代至今相仍爲治夫撫馭必因形勢爲政必恃綱紀治書必貴體要一也王君以儒術入仕知所先務其於治書洵有得於體要後人相仍如縣治矣抑古人云坐而言者期起而行今之具於書者果能實見如政治則必不以簿書案牘爲足稱職業文采絢飾爲足表聲譽是則雖爲一縣之志卽王君一人之治書也古之良史莫能尙已余於王君有厚望焉

書武功志後

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三

康海武功志三卷又分七篇各爲之目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祠祀四曰田賦五曰官師六曰人物七曰選舉首仿古人著述別爲篇敘高自位置幾於不讓而世多稱之王氏士正亦謂文簡事核訓辭爾雅後人至欲奉爲修志楷模可爲倖矣夫康氏以二萬許言成書三卷作一縣志自以謂高簡矣今觀其書蕪穢特甚蓋緣不知史家法度文章體裁而惟以約省卷篇謂之高簡則誰不能爲高簡邪志乃史裁苟於事理無關例不濫收詩賦康氏於名勝古蹟猥登無用詩文其與俗下修志以文選之例爲藝文者相去有幾夫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嚴名分也歷代帝王后妃史尊紀傳不藉方志修方志者遇帝王后妃故里表明其說可也列帝王於人物載后妃於列女非惟名分混淆且思王者天下爲家於一縣乎何有康氏於人物則首列后稷以至文王節錄太

史周紀次則列唐高祖太宗又節錄唐本紀乖刺不可勝詰矣方志不當僭列帝王姑且勿論就如其例則武王以下何爲刪之以謂後有天下非邠之故邑耶則太王嘗遷於岐文王又遷於豐何以仍列武功人物以武王實有天下文王以上不過追王故錄之耶則唐之高祖太宗又何取義以謂高祖太宗生長其地故錄之耶則顯懿二祖何爲刪之后妃上自姜嫄下及太姜何爲中間獨無太任姜非武功封邑入於武功列女以謂婦從夫耶則唐高祖之太穆竇后太宗之文德長孫皇后皆有賢名何爲又不載乎夫載所不當載爲燕爲僭以言識不足也就其自爲凡例任情出入不可詰以意指所在天下有如是而可稱高簡者哉尤可異者志爲七篇輿圖何以不入篇次蓋亦從俗例也篇首冠圖圖止有二而蘇氏璇璣之圖乃與輿圖並列可謂胸中全無倫類者矣夫輿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三

圖冠首或仿古人圖經之例所以揭一縣之全勢猶可言也璇璣之圖不過一人文字或仿范氏錄蔡琰悲憤詩例收於列女之傳可也如謂圖不可以入傳附見傳後可也驀然取以冠首將武功爲縣特以蘇氏女而顯耶然則充其義例旣列文王於人物矣曷取六十四卦之圖冠首旣列唐太宗於人物矣曷取六陣之圖冠首雖曰迂謬無理猶愈璇璣圖之僅以一女子名也惟官師志衰敗並施尙爲直道不泯稍出於流俗耳

書朝邑志後

韓邦靖朝邑志二卷爲書七篇一曰總志二曰風俗三曰物產四曰田賦五曰名宦六曰人物七曰雜記總約不過六七千言用紙十六七番志乘之簡無有過於此者康武功極意求簡望之曠乎後矣康爲作序亦極稱之今觀文筆較康實覺簡淨惟總志於古

蹟中八唐詩數首爲蕪雜耳康氏韓氏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學又欲求異於人故其爲書不情至此作者所不屑道也然康氏猶存時人修志規模故以志法繩之疵謬百出韓氏則更不可以爲志直是一篇無韻之朝邑賦又是一篇強分門類之朝邑考入於六朝小書短記之中如陳留風俗洛陽伽藍諸傳記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故余於武功朝邑二家之志以朝邑爲稍優然朝邑志之疵病雖少而程濟從建文事濫采野史不考事實一謬也併選舉於人物而舉人進士不載科年二謬也書其父事稱韓家君名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列女有韓太宜人張氏自係邦靖尊屬但使人至今不知爲何人之妻何人之母古人臨文不諱或謂司馬遷諱其父談爲同然滑稽傳有談言微中不諱談字恐諱名之說未確就使諱之而自敘家世必實著其父名所以使

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三

後人有所考也今邦靖諱其父而使人不知爲誰稱其尊屬爲太宜人而使人不知爲誰之妻母則是沒其先人行事欲求加入而反損矣三謬也至於篇卷之名古人以竹簡爲篇簡策不勝則別自爲編識以甲乙便稽核耳後人以繪帛成卷較竹簡所載爲多故以篇爲文之起訖而卷則概以軸之所勝爲量篇有義理而卷無義理故也近代則紙冊寫書較之卷軸可增倍蓰題名爲卷不過存古名耳如累紙不須別自爲冊則分篇者毋庸更分卷數爲其本自無義理也今武功朝邑二志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門類而括題俱以篇名可謂得古人之似矣武功用紙六十餘番一冊足用而必分七篇以爲三卷於義已無所取朝邑用紙僅十餘番不足一冊之用而亦分七篇以爲二卷則何說也或曰此乃末節非

關文義何爲屑屑較之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此等篇題名目

猶且不達古人之意則其一筆一削希風前哲不自度德量力概可知矣

書吳郡志後

范成大吳郡志五十卷分篇三十有九曰沿革曰分封曰戶口稅租曰土貢曰風俗曰城郭曰學校曰營寨曰官宇曰倉庫而場務附焉曰坊市曰古蹟曰封爵曰牧守曰題名曰官吏曰祠廟曰園亭曰山曰虎邱曰橋梁曰川曰水利曰人物而列女附焉曰進士題名曰土物曰宮觀曰府郭寺曰郊外寺曰縣記曰塚墓曰仙事曰浮屠曰方技曰奇事曰異聞曰考證曰雜咏曰雜志篇首有紹定二年泮人趙汝談序言石湖志成守具木欲刻時有求附某事於籍而弗得者譁曰是書非石湖筆也守莫敢刻遂藏學宮紹定初元廣德李侯壽朋以尙書郎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三

謁學問故驚曰是書猶未刊耶他日拜石湖祠從其家求遺書校學本無少異而書止紹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迺移屯等類皆未載於是會校官汪泰亨與文學士雜議用褚少孫例增所闕遺訂其悞僞而不自別爲續焉又曰石湖在時與郡士龔頤膝成周南厚二人數咨焉而龔薦所聞於公尤多異論由是作益公碑公墓載所爲書篇目可考云云其爲人所推重如此今學者論宋人方志亦推羅氏新安志與范氏吳郡志爲稱首無異辭矣余諦審之文筆亦自清簡後世方志庸猥之習彼時未開編次亦爾雅潔又其體制詳郡而畧縣自沿革城池職官題名之屬皆有郡而無縣縣記二卷則但記官署間及署中亭臺或取題石記文而無其名姓體參差不一律此則當日志例與近日府志之台州縣志而成者迥不相同余別有專篇討論其

事此固可無論也第他事詳郡畧縣稱其體例可也沿革有郡無縣則眉目不分矣宜其以平江路府旨吳郡之舊稱冠全志而不知其謬也且沿革敘入宋代則云開寶元年吳越王改中吳軍爲平江軍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考史是時改蘇州矣而志文不著改州下突接云政和三年陞蘇州爲平江府上無蘇州之文忽入陞州爲府文指亦不明矣通體采摭史籍及詩文說部編輯而成仍注所出於本條下是足爲纂類之法卻非著作體也風俗多摭吳下詩話間亦考訂方音是矣徐祐輩九老之會章帖輩耆英之會皆當日偶爲盛事不當入風俗也學校在四卷縣記在三十七八卷縣治官宇旣入縣記而學校兼志府縣之學是未出縣名而先有學矣坊市不附城郭而附官宇亦失其倫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鹽茶司題名不入牧守題名本類而附見官宇之後亦非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七

法度提點刑獄題名皆大書名姓於上而分注出身與來去年月於下提舉常平鹽茶皆大書官階名姓於上而分注任事年月於下亦於體例未畫一也牧守載有名人而題名反著於後是倒置矣官吏不載品制員額而但取有可傳者亦爲疎畧功曹掾屬與令長相間雜次亦嫌令長之名在縣記之先也古蹟與祠廟官宇園亭塚墓宮觀寺山川等頗相混亂別出虎邱一門於山之外不解類例牽連詳畧互注之法則觸手皆荆棘矣人物不自撰著裁節史傳亦纂類之例也依次編爲八卷不用標目分類尙爲大雅然如張顧大族代有聞人自宜聚族爲篇一族之中又以代次可也乃忽分忽合時代亦復間有顛倒不如諸陸之萃合一編前後不亂豈今本訛錯非范氏之原次歟仙事浮屠方技亦人物之支流縱欲嚴其分別亦當次於人物之後別其題品可也今於人物

之後間以進士題名土物宮觀府郭寺郊外寺縣記塚墓凡十二卷後忽出仙事以下三門遂使物典人事淆雜不清可謂擾而不精之甚者矣土物搜羅極博證事亦佳但于將莫邪屬鏤之劍吳鴻扈稽之鉤傳記所載一時神物亦復難以盡信今概入之土物非其類矣奇事一卷異聞三卷細勘實無分別考證疎而不至於陋詩賦雜文既注各類之下又取無類可歸者別爲雜咏一門雖所收不惡亦頗嫌漫漶無當也每見近人修志識力不能裁斷而又貪奇嗜瑣不忍割愛則於卷末編爲雜志或曰餘編蓋緣全志分門如布算子無復別識心裁故於事類有難附者輒爲此卷以作蛇龍之菹甚無謂也今觀范氏志末亦爲雜志則前輩已先導之其實所載皆有門類可歸惜范氏析例之不精也其五十卷中官名地號之稱謂非法人氏名號之信筆亂填蓋宋人詩話家風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五

大變史文格律其無當於方志專家史官繩尺不待言矣其所以爲世所稱則以石湖賢而有文又貴顯於當時而翦裁筆削雖不合於史法亦視近日猥濫庸妄一流因爲矯出得名亦不偶然也然以是爲方志之佳則不確矣

書姑蘇志後

王鏊姑蘇志六十卷首郡邑沿革次古今守令次科第皆爲之表次沿革次分野次疆域次山次水次水利次風俗次戶口次土產次田賦次城池次坊巷次鄉都次橋梁次官署次學校次兵防次倉場次驛遞次壇廟次寺觀次第宅次園池次古蹟次冢墓次吳世家附封爵氏族次平亂次宦績次人物而人物之中分名臣忠義孝友儒林文學卓行隱逸薦舉藝術雜技遊寓列女釋老凡一十三類殿以紀異雜事而卷次多寡不以篇目爲齊名宦分卷爲

六人物中之名臣分卷爲十而忠義與孝友合爲一卷儒林與文學合爲一卷倉場與驛遞合爲一卷如此等類不一而足總六十六卷亦約畧紙幅多寡爲之無義例也蘇志名義不一卽范氏成大以蘇州爲吳郡志已失其理而前人惟譏王氏不當以蘇州府志爲姑蘇志所謂貴耳而賤目也然郡縣志乘古今卒鮮善本如范氏王氏之書雖非史家所取究於流俗惡爛之中猶爲矯出今本蘇州府志之可取者多亦緣所因之故籍足采摭也然有荒謬無理不直一笑雖末流胥吏畧解文簿款式斷不出於是者如發端之三表是也表一曰郡邑沿革以府縣爲郡邑其謬不待言矣表以州國郡軍府路爲目但有統部州郡而無縣邑無論體例不當卽其自標郡邑名目豈不相矛盾耶且職官有知縣而沿革無縣名不識知縣等官何所附耶尤可異者表之爲體縱橫以分經緯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三

蓋有同年月而異地或同世次而異支所謂同經異緯參差不齊非尋常行墨所能清析故藉縱橫經緯以分別之如守令表必以郡之守丞判錄縣之令丞簿尉橫列爲經而以朝代年月縱標爲緯後人欲稽蒞任年月由縱標而得其時世由橫列而知某守某令某丞某錄或先或後或在同時披表如指掌也假有事出先後必不同時則無難列欵而書斷無經緯作表之理表以州國郡軍府路分格夫州則蘇州也國則吳國也郡則吳郡也軍府路則平江路府也此皆一蘇州府地先後沿革之名稱吳國時並無蘇州稱蘇州時並無吳郡稱吳郡時並無平江路府旣無同時異出參差難齊之數則按欵羅列閱者自知今乃縱橫列表忽上忽下毫無義例是徒亂人耳目胥吏文簿不如是顛倒也古守令表以太守都尉權攝分格夫太守都尉固有同官年月至於權攝猶今之

署印官也有守卽無權守有尉卽無攝尉權攝官與本官斷無同時互見之理則亦必無縱橫列表之法今分列格目虛占篇幅又胥吏之所不爲也職官列表當以時制定名守令之表當題府縣官表以後貫前可也今云古守令表於文義固無碍矣至於今守令表則今乃指時制而言也仍以守令稱明之知府知縣名實之謬又不待言矣府官但列知府而削同知以下縣官但列知縣而削丞簿之屬此何說也又表有經緯經緯之法所謂比其類而合之乃是使不類者從其類也故類之與表勢不兩立表則不能爲類類則無所用表亦胥吏之所通曉也科第之表分上中下以古今異制簡編繁重書時代以分卷可也其體自宜旁書屬籍爲經上書鄉會科年爲緯舉人進士皆科第也今乃以科第爲名而又分舉人進士列爲二表是分類之法非比類也且第進士者必先

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四

得舉人今以進士居前舉人列後是於事爲倒置而觀者耳目且爲所亂又胥吏所不爲也凡此謬戾如王氏鑿號爲通人未必出其所撰大抵暗於史裁又浸漬於文人習氣以表無文義可觀不復措意聽一時無識之流妄爲編輯而不知其貽笑識者至如是也故曰文人不可與修志也至於官署建置亭樓臺閣所列前人碑記序跋仍其原文可也志文敘述創建重修一篇之中忽稱爲州忽稱爲郡多仍范志原文不知范志不足法也按宋自政和五年以前名爲蘇州政和五年以後名爲平江路府終宋之世無吳郡名范志標題旣謬則志文法度等於自郇無譏王氏不知改易所謂謬也又敘自古兵革之事列爲平亂一門亦不得其解也山川田賦坊巷風俗戶驛兵倉皆數典之目宦蹟流寓人物列女皆傳述之體平亂名篇旣不類於書志數典亦不等於列傳標人自

當別議記載務得倫序否則全志皆當改如記事本末乃不致於不類之譏然此惟精史例者始能辨之尙非所責於此志也其餘文字小疵編摩偶舛則更不足深求矣蘇志爲世盛稱是以不得不辨非故事苛求好摭先哲也

書灤志後

家存灤志四帙板刻模糊脫落顛倒不可卒讀蓋乾隆四十七年主講永平故灤州知州安岳蔡君薰欲屬余撰輯州志因取舊志視余卽其本也按明史藝文志有陳士元灤州志十一卷陳字養吾湖廣應城人嘉靖甲辰進士歷灤州知州有盛名著述甚富多見明志而史不列傳應城縣志有傳而無書目然縣人士至今猶侈言之余少僑應城求其所著一無所見聞前知縣江浦金增盡取其家藏稿以去意甚惜之今此志尙稱陳君原本康熙中知州

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二

星

侯紹岐依例續補雖十一卷之次不可復尋而門類義例無所改易篇首不知何人撰序有云昔宦中州會青螺郭公議修許州志公曰海內志書李滄溟青州志第一其次卽爲灤志似指陳君原本而言其書與人均爲當世盛稱是以侯君率由而不敢議更張也今觀其書矯誣迂怪頗染明中葉人不讀書而好奇習氣文理至此竟不復可言矣陳君以博瞻稱而灤志庸妄若此其他著述不知更如何也而郭青螺氏又如此妄贊不可解矣其書分四篇一曰世編二曰疆里三曰壤則四曰建置世編用編年體做春秋書法實爲妄誕不根篇首大書云帝嚳氏建九州我冀分傳云書者何志始也云云以考九州分域又大書云黃帝逐葷粥傳云書葷粥何我邊郡也又大書云周武王十有三祀夷齊餓死於首陽封召公奭於燕我燕分此皆陳氏原編怪妄不直一笑春秋魯國

之書臣子措辭義有內外故稱魯爲我非特別於他國之君也魯史旣以國名則書中自不便於書國爲魯文法宜然非有他也郡縣之世天下統於一尊珥筆爲州縣志者孰非朝廷臣子何我之有至於公穀傳經出於經師接受隱微之旨難以遽喻則假問答而闡明之非史例也州縣之志出於一手撰述非有前人隱義待醉乎且劉氏史通嘗論晉紀及漢晉春秋力詆前人摩擬無端稱我與假設問答俱在所斥陳氏號爲通博獨未之窺乎國史且然况州縣志乎周武王十有三祀文尤紕繆殷祀周年兩不相蒙洪範爲箕子陳疇書法變例非正稱也陳氏爲夷齊之故而改年稱祀其下與封召公同蒙其文豈將以召公爲殷人乎且夷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蓋言不受祿而窮餓以死非絕粒殉命之謂也大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聖

書識其年歲不愼甚乎卽此數端尙待窺其餘乎其世編分目爲三一曰前代二曰我朝三曰中與其稱我朝者終於世宗嘉靖二十八年其題中興者斷始嘉靖二十九年實亦不得其解疆里之目有六曰域界曰理制曰山水曰勝概曰風俗曰往蹟壤則之目有七曰戶口曰田賦曰鹽法曰物產曰馬政曰兵政曰驛傳建置之目十一曰城池曰署廨曰儒學曰倉庫曰舖舍曰街市曰坊牌曰樓閣曰橋渡曰秩祀曰寺觀而官師人物科目選舉俱在編年內官師則大書年月某官某人來任其人有可稱者卽做左傳例注其行實於下科目則曰某貢於學某舉於鄉某中某榜進

有可稱者亦同官師之例無則闕之孝義節烈之得旌者書

之日而闕修之儒能文之士不由科目與夫節孝之婦貞

偶不及旌則無入志之例矣尤有異者侯君續陳之志於

明萬曆四十七年大書我

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己未分注前明年號於下復大書馬運泰中莊際昌榜進士又書知州林應聚來任夫前明疆宇未入我

朝版圖

國朝史筆於書明事不關於正朔者並不斥去天啟崇禎年號藉曰臣子之義內

本朝而外前明則既書天命年號於上事之在前明者必當加明字以別之庶使閱者知所主客是亦一定理也今馬運泰乃明之進士林應聚乃明之知州隸於

本朝年號之下又無明字以爲之區別是直以明之進士知州爲本朝之科第職官不亦誣乎至灤志標題亦甚庸妄灤乃水名州亦以水得名耳今去州字而稱灤志則閱題簽者疑爲灤水志矣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望

然明藝文志以陳士元撰爲灤州志則題刪州字或侯紹岐之所爲要以全書觀之此等尙屬細事不足責也

書靈壽縣志後

書有以人重者重其人而畧其書可也文有意善而辭不逮者重其意而畧其辭可也平湖陸氏龐其理學名儒何可輕議然不甚深於史學所撰靈壽縣志立意甚善然不甚解於文理則重陸之爲人而取作志之本意可也重其人因重其書以謂志家之所矜式則耳食矣余按陸氏靈壽縣志十卷一曰地理紀事方音附焉二曰建置三曰祀典四曰灾祥五曰物產六曰田賦七曰官師八曰人物人物之中又分后妃名臣仕績孝義隱逸列女九選舉十藝文而田賦藝文分上下卷祀典灾祥物產均合於一則所分卷數亦無義例者也其書大率簡畧而田賦獨詳可謂知所重矣敘

例皆云土瘠民貧居官者不可紛更聚斂土著者不可侈靡爭競尤爲仁人愷悌之言全書大率以是爲作書之旨其用心真不愧於古循良吏矣篇末以己所陳請於上有所興廢於其縣者及與縣人傅維雲往復論修志凡例終編其興廢條議固切實有用其論修志例則迂錯而無當矣余懼世人狗名而忘其實也不得不辨析於後如篇首地理附以方音可也附以紀事謬矣紀事乃前代大事闕靈壽者編年而書是於一縣之中如史之有本紀者也紀事可附地理則舜典可附於禹貢而歷史本紀可入地理志矣書事貴於簡而有法似此依附簡則簡矣豈可以爲法乎建置之篇刪去坊表而云所重在人不在於坊其說則迂誕也人莫重於孔子人之無藉書志以詳亦莫如孔子以爲所重有在而志削其文則闕里之志可焚毀矣坊表之所重在人猶學校之所重在道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二

器

也官署之所重在政也城池之所重在守也以爲別有所重而不載是學校官廨城池皆可削去建置一志直可省其目矣寺觀刪而不載以謂闕邪崇正亦迂而無當也春秋重興作凡不當作而作者莫不詳書所以示鑒戒也如陸氏說則但須削去其文以爲闕邪崇正千百載後誰復知其爲邪而闕之耶况寺觀之中金石可考逸文流傳可求古事不當削者一也僧道之官定於國家制度所居必有其地所領必有其徒不當削者二也水旱之有祈禱灾荒之有賑濟棄嬰之有收養先賢祠墓之有香火地方官吏多擇寺觀以爲公所多遵僧道以爲典守於事大有所賴往往見於章奏文移未嘗害於治體是寺觀僧道之類昔人以崇異端近日以助官事正使周孔復生因勢利導必有所以區處未必皆執人其人而廬其居也陸氏以削而不載示其衛道何所見之

隘乎官師選舉止詳

本朝謂法舊志斷自明初之意則尤謬矣舊志不能博考前代而以明初爲斷已是舊志之陋然彼固未嘗取其有者而棄之也今陸氏明見舊志而刪其名姓其無理不待辨矣自古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理勢然也方志諸家於前代帝王后妃但當著其出處不可列爲人物此說前人亦屢議之而其說訖不能定其實列人物者謬也姑無論理勢當否試問人物之例統載古今方志旣以前代帝王后妃列於人物則修京兆志者當以

本朝

帝
后入人物矣此不問而知其不可則陸志人物之首后妃殊爲不謹嚴也至於篇末與傅維雲議其初不過所見有偏及往復再辨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聖

而強辭不準於情理矣其自云名臣言行如樂毅曹彬章章於正史者止存其畧維雲則謂三代以上聖賢事已見經籍者史遷仍入史記史遷所敘孝武前事班固仍入漢書不以他見而遂畧前人史傳文集荒僻小縣人罕盡見藝文中如樂毅報燕王書韓維傳祖廟議不當刊削其說是也陸氏乃云春秋人物莫大於孔子文章亦莫過於孔子左傳於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產之詳於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產之多相魯適楚刪書正樂事之章章於萬世者曾不一見孝經論語文言繫辭昭昭於萬世者曾不一見以孔子萬世聖人不必沾沾稱述於一書所以尊孔子也此則非陸氏之本意因窮於措辨故爲大言以氣蓋人而不顧其理之安依然詆毀陽明習氣矣左傳乃裁取國史爲之所記皆事之關國家者義與春秋相爲經緯子產叔向賢而有文又當國最久故晉鄭

之事多涉二人言行非故詳也關一國之政也孔子不遇於時惟相定公爲邾谷之會齊人來歸汶陽之田是與國事相關何嘗不詳載乎其奔走四方與設教洙泗事與國政無關左氏編年附經其體徑直非如後史紀傳之體可以特著道學儒林文苑等傳曲折而書因人加重者也雖欲獨詳孔子其道無由豈曰以是尊孔子哉至謂孝經論語文言繫辭不入左傳亦爲左氏之尊孔子其曲謬與前說畧同毋庸更辨第如其所說以不載爲尊則帝典之載堯舜謨貢之載大禹是史臣不尊堯舜禹也二南正雅之歌咏文武是詩人不尊周先王也孔子刪述詩書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其說尙可通乎且動以孔子爲擬堯舜堯聖人故習試問陸氏修志初心其視樂毅曹彬韓維諸人豈謂足以當孔子耶又引太史公管晏傳贊有云吾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章氏遺書

卷八 文史通義

外篇三

吳

子春秋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可見世所有者不必詳也此說稍近理矣然亦不知司馬氏之微意蓋重在軼事故爲是言且諸子著書亦不能盡載入傳韓非載其說難又豈因其書爲世所有而不載耶文入史傳與入方志藝文其事又異史傳本記事之文故載取須嚴而方志藝文雖爲俗例濫入詩文然其法旣寬自可裁優而入選也必欲兩全而無遺憾余別有義例此不復詳

